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J34nB306

內紹種禪師語錄

清 種說　照維等記　附頌古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序
  - 住蘇州甫里月掌禪院語上
  - 住蘇州甫里月掌禪院語下
  - 得閒堂頌古
- 卷目次
  - 1
  - 2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內紹禪師月掌語錄序

一切眾生喜見菩薩欲得如來金色之身，焚身焚臂，諸佛讚言：「是真精進，是名真法供養如來。」兩臂還復如故。智者大師入觀三七日，誦《法華》至此，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，證語言陀羅尼，三十年宣演，將靈山會上一輪月分明話出，爭奈後人貪觀天上，失卻手中，依舊見得用不得。達磨西來，傳至臨濟，從黃檗三頓棒下換得一雙白拈手，見師吐舌，劈面一掌，將如來金色之身拋向諸人面前，把住也由我，推開也由我，把喜見還復之臂分作一喝賓主，有時一手抬，有時一手搦，直饒八萬四千會眾齊到，一時喝散，至今靈山那一輪出他掌握不得。月掌禪師紹兄，初參即中法師，透盡台宗玄奧，所至分座，雖有百千文字之師，莫能窮其辯，然終疑濟上別有長處。聞山頭和尚舊住國清，將智者道場全提向上，懷香參叩，聞示眾云：「承言須會宗，勿自立規矩。佛法不是磨稜合縫的道理。」從前打筭定的六十花甲子一時亂卻，直得上無攀仰，下絕己躬，當下得個自在。和尚向腳跟下與他錐劄，連喝兩喝，師汗下通身，臨機不讓，拈頌呈解，有「截斷白雲歸路滑，更無人敢罵央庠」之句，自此露柱翻身，舌頭無骨。和尚見他得處峻絕、用處孤危，不待積稔溫研，即命領眾月掌。兩年來林巒悅性、花鳥發機，時時從水心銕骨中吐出劍光香燄，到處珠迴玉轉，依然月冷風高。法語傳上山頭，和尚亟命流通，為末法波流作一砥柱。即中法師聞師出世，為之助喜。示寂時，將衣一頂井未了公案仍以屬師。人人疑道：「爾往瀟湘，我之東魯，法師何故如此？」殊不知百川異流都歸大海，同名海水，住於大海即混眾流，如人在大海中浴，即用一切水。剎竿既已倒卻，甚處不是靈山？四教轉為四簡、三觀鎔成三句，皇風已成一片，何處更覓封疆？即中瑯琊後先一揆，月掌長水今古同條，真可為萬世法程矣。今日欲報師恩，不用別求方便，只此法語一出，十八年西望遙禮之願未滿者今滿，一生平僅登五品之位未圓者今圓，從上師恩一時報盡了也。何以故？靈山話月共見共聞，惟有臨濟一掌用得親切圓滿故。雖然，報千餘年前國清之恩則易，報十餘年來國清之恩則難，若欲扶豎今日國清，盡大地人總須喫掌。此錄中有一句子，是一切眾生喜見底，亦是使一切眾生離見底，盡大地人還有拈得出者麼？以手作掌勢，云：「萬古碧潭空界月，再三撈摝始應知。」大家試撈摝看。

同門法弟張有譽拜譔

內紹禪師語錄卷第一

住蘇州甫里月掌禪院語上

入院，上堂。僧問：「當頭箚定，不犯鋒稜；轉握將來，應用恰好。導物隨機即不問，識人因語事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老和尚命我住院。」僧云：「某甲二十年得到這裏。」師云：「現成公案。」僧云：「大眾看取新長老令行。」師云：「弄潮須是弄潮人。」僧問：「握金剛劍，大用天旋；奮師子威，全機電卷。正恁麼時，略請一籌。」師云：「萬象森羅齊稽首。」僧云：「作家宗師，宛爾不同。」師云：「師兄是什麼心行？」僧顧左右，云：「一時驗取。」僧問：「馬駒腳下兒孫，三十年不少鹽醬，還有匙挑不上底麼？」師默然。僧云：「一曲沒絃琴，惟師彈得玅。」師云：「徒勞側耳。」僧問：「靈嵓聖箭，一眾咸知；不展鋒鋩，便請荅話。」師云：「一不做，二不休。」僧云：「可謂運籌帷幄，決勝千里。」師云：「既善知時節，吾今不再三。」僧云：「總是今日老胡有望。」師云：「退身三步。」僧問：「暮鼓晨鐘，古佛家聲不改；黃鶯紫燕，雲門曲調新翻。未審最初一句是何音響？」師云：「響。」僧云：「可謂聞所未聞。」師云：「若將耳聽終難會。」僧云：「又與麼去也。」師云：「識得拄杖子也未？」僧問：「拄杖子，東西南北皆建立之地，云何只在水中央？」師云：「破二作三。」僧云：「曲彔床，天人龍象盡瞻仰之時，如何是正說法？」師云：「拋三放兩。」僧云：「靈嵓二世不忝家聲，月掌重興具何方便？」師便喝，僧禮拜，云：「不為分外。」僧問：「一自達磨西來，便有神光立雪，祖祖相傳，直至今日。作麼生是今日底事？」師云：「我這裏無許多事。」僧云：「靈嵓法道傳千古，月掌中興更若何？」師云：「向上轉。」僧云：「即今四眾觀瞻，還請別通消息。」師便喝。僧問：「至化無私，祥雲四集，人天交接，兩得相見，咫尺之間因甚不睹師顏？」師云：「大家在這裏。」僧云：「恁麼則相見了也。」師云：「更須著眼。」僧云：「頂門廓徹通天眼，今古輝煌未易知。」師云：「不勞讚頌。」乃云：「全機天縱，不落今時；大用風馳，掀翻空劫。明明沒覆藏，落落無向背。卷三際入一剎那中，寂寥非內；展毫端現大千世界，寬廓非外。彌綸萬有，包括十虛，超越古今，輝煌宇宙。淨裸裸，絕承當；赤灑灑，無回互。不離當處，透色透聲；嘗自現前，絕聞絕見。萬緣不到處，錦簇花攢；一塵不立時，水清玉潤。不是單提獨弄，豈特雙放雙收？所以道：祖師心印，狀似鐵牛之機，去即印住，住即印破。秖如不去不住，印即是？不印即是？到這裏，截斷

眾流，壁立千仞，人境俱奪，照用齊行，直得百丈、馬師退身有分，德山、臨濟入作無門，如獅子奮迅，威旋近遠，如神鋒揮舞，跡絕空輪，百獸潛蹤，千邪屏跡，當陽直截，覿體全真。今日選佛場開，舉揚法要，心空及第，已見一眾無私，高奪錦標，畢竟是誰得俊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逴得便行真漢子，人間天上本無雙。」復舉：「汾陽昭和尚參首山，問：『百丈捲席意旨如何？』首山云：『龍袖拂開全體現。』昭云：『師意如何？』首山云：『象王行處絕狐蹤。』昭大悟，于言下拜，起云：『萬古碧潭空界月，再三撈摝始應知。』有問者云：『見何道理便爾自肯？』汾陽云：『正是我放身命處。』」師云：「垂任公釣，能獲衝浪鯤鯨；抬巨靈手，可擘連天華嶽。汾陽於離鉤三寸放下身心，向碧潭明月得透脫一路，故能談笑振濟北家聲、叱吒弄西河獅子，真不忝為首山高弟。種上座三十年前得個放身命處，直至而今百無一解，行但行、坐但坐，中時持缽、後夜就枕，若是扶豎綱宗、應機說法，別有一人用得。且道用得底在甚麼處？」驀擲拄杖，云：「來也，來也。」
請職事，上堂。僧問：「敲風打雨，古今標榜；呵佛罵祖，眼目人天。即今事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銅砂鑼裏底收得也未？」僧云：「雷聲天下響，半點不謾人。」師云：「卻又潑狼潑賴。」僧云：「果然。」師云：「念汝庫司事繁。」乃云：「褫卻犀牛扇子，清風生八極；拗折黃龍頭角，一字定千鈞。楊岐三腳驢，原自庫司下箚出；祖翁一片地，也從草鞋邊搆來。種冬瓜、栽茄子，要在乘時及節；明紀綱、揖進退，那可落後攙前？既嚴上古風規，須盡今時樞要。若是十八上解作活計底，總著槽廠。且道三十年不少鹽醬底又作麼生？」顧左右，云：「看取令行。」
鹿城眾禪人領檀越請上堂。僧問：「鬱蒸無處避，白汗通身；薰風自南來，涼生殿閣。未審無位真人還受寒暑也無？」師云：「竹翠桐陰滿院涼。」僧云：「驚群之句，一眾罕聞。」師云：「上座親到這裏。」僧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元來是家裏人。」僧問：「大脫空，小脫空，不勞話舉；蘇州有，嘗州有，快便將來。」師云：「踏藕得魚歸。」僧云：「可謂好音在耳人皆聳。」師云：「腳跟下看看。」僧云：「新長老甚有長處？」師云：「透得過也未？」僧一喝，師云：「又是從頭起。」同參出，云：「大丈夫漢不可受人處分也。」師驀豎拳，云：「這個因何喚作拳？」參云：「若然者，不得不與兄葛藤。」師云：「莫道不受人處分好。」參云：「看我鼻孔左邊出氣，右邊出氣？」師云：「且照顧眉毛。」參云：「終不敢埋沒。」師噓噓。僧問：「臨濟入門便喝，齒不關風；雪峰逢僧輥毬，腳不點地。不審此間佛法作麼商量？」師云：「饅頭饓子儘飽餐。」僧云：「只這便是，莫更別有？」師云：

「餬餅餺飥饊？」僧云：「若不登樓望，焉知滄海深？」師云：「重賞之下自有勇夫。」僧喏喏，師云：「口大喉嚨小。」僧問：「有問有荅，虛空著楔；無問無荅，死水淹鱗。去此二途如何施設？」師云：「拄杖好打鼓。」僧云：「也出這網子不得。」師云：「禮拜了自有方便。」僧云：「大眾看取。」師云：「莫將得勝調，喚作退軍鑼。」僧問：「埋兵掉戰，未是作家；奪鼓攙旗，方為好手。不動干戈建太平，承誰恩力？」師云：「一鏃破三關。」僧云：「向上更有事麼？」師打，云：「這番顧惜不得也。」僧云：「果然熟處難忘。」師不顧。僧問：「山依舊山，水依舊水，因什天際七峰化作清涼新水寺？」師舉手，云：「展則成掌。」僧云：「昔不至今，今不至昔，因什掌中明月照他花柳舊亭臺？」僧語稍遲，師云：「洎乎忘卻話頭。」僧問：「高吞萬象、含裹十虛則不問，離相離名、越今越古一句作麼生道？」師打，云：「看取令行時。」僧云：「恁麼則劈開萬仞峰，覿面知消息。」師云：「如何是你知底事？」僧云：「一片虛凝絕謂情，萬古清光飛玉兔。」師云：「錯認山河當眼睛。」僧問：「作家不啐啄，啐啄同時失。」呈起坐具，云：「具眼者請看。」師云：「放下著。」僧以坐具指左邊，師云：「不得指東畫西。」僧復以坐具指右邊，師云：「腳跟下道將一句來。」僧云：「合取兩片皮。」師云：「也是弄精魂。」僧一喝，師云：「亂統不少。」乃云：「薰風來殿閣，吹開衣裏明珠；赫日爍虛空，照徹塵中寶剎。人人有所，無盡寶藏，不離腳下，秖在腕頭。動步則金玉琳琅，舉手則珍奇交錯，通天烜彩，皎潔無倫，遍界流輝，虛明絕待，爭奈情塵妄起，埋沒本來，障翳橫生，遺失故有，直得通身不奈，孤露伶俜，馳騁四方，以求衣食。殊不知一錐無卓之處，即是四稜蹋地之鄉，貴超三界而智不能知，富備萬有而識不能識，若能立處即真，自可隨緣放曠，何必更向江西問路、河北尋蹤？曲彔木上老古錐，從來沒意智。見你無拄杖子奪你拄杖子，見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，愈覺鄉關迢遞，岐路縱橫，巨浪千尋，白雲萬里，有朝向心識不到處直下回光，於顧鑒不及時平空返照，便見千門萬戶豁爾虛通，八寶七珍煥然等現，譬如百千明鏡互相照物，剎剎塵塵各不相借，雖則莫窮形相，卻也觸處圓明，隨意出生，應緣不竭，嘉祥駢集，意氣平添，可以光顯宗風，可以開托勝業，可以資成萬德，可以津濟四生。今日有大檀越設大施會。」拈拄杖卓一下，云：「無盡藏一擊洞開了也，諸仁者親到寶山，不可當面錯過，復成一頻：棒頭一擊響玲瓏，寶藏掀翻不費功，有念便為煩惱鎖，無心端坐水晶宮。」喝一喝，便下座。

上堂。「過去諸如來，竹密不妨流水過。未來修學人，山高豈礙白雲飛。現在諸菩薩，花簇簇，錦簇簇，南地竹兮北地木。所以心隨萬境轉，轉處實能幽。隨流識得性，無喜亦無憂。雖然如是，這裏不是停橈把纜底所在。要做佛祖烜赫兒孫，更須向上轉去始得。」曬藏經，小參。僧問：「濟上宗風，不出玄要，屈曲垂慈，敢請方便。如何是第一玄？」師云：「不坐萬年床。」「如何是第二玄？」師云：「四十九年說不到。」「如何是第三玄？」師便打。「如何是第一要？」師云：「拈卻葛藤。」「如何是第二要？」師云：「不拜何待？」「如何是第三要？」師云：「大眾笑你。」僧云：「恁麼則坐斷毘盧頂，透出普賢門。」師云：「不易念將來。」僧問：「百尺竿頭，涼風颯颯。透心透骨，便請一言。」師云：「天晴好曬眼。」僧云：「古佛堂前，敢辭出手。」師云：「南山頭底是什麼？」僧一喝，師打，云：「直待雨淋淋。」乃拈起拄杖，云：「一塵未破，有卷無字真經，嘗在諸人六根門頭作大佛事。眼界寬通，流出大光明藏；耳門寥廓，透過金鼓雷轟。鼻息絕出入之交，舌底斷偏圓之量。心如墻壁，身若虛空。不涉眾緣，不居陰界。如是經百千萬億卷，慶喜結集不到，童壽翻譯不來。」卓拄杖，云：「一塵既破，諸佛正法大千經卷皆從此出。四十九年說不盡，三百餘會轉不竭。便見四花奪目，六震亂聞。入薝蔔林者，不嗅餘香；得乳糜味者，不想餘食。金剛體受戒光熏爍，清淨心被梵網牽纏，開列三乘則忘失句逗，分張五部即互立開遮，六足八犍度議論紛披，五教十玄門判釋交錯，唐言梵語一片難成，祖意教意殊途割裂。」放下拄杖，云：「前科後段拈向一邊，正與麼時，一塵何在？無字真經、大千經卷又向甚處去也？還知落處麼？若也知得，風柯月渚並可傳心，煙島雲林熾然說法；若也未知，聽取葛藤。諸法從本來，還從本地入，瞿曇與達磨，舌頭總無骨。但得本，莫愁末，不可得中秖麼得，眉光舒卷十萬土，到頭難覓纖塵跡。風吹不入，水灑不濕，盡情攤出當陽。」展兩手，云：「好趁青天白日。」

六月十八日，上堂。「昨夜正法明，通身汗下；來朝觀世音，透體風生。一人先行不到，一人末後太過。正當今日，波淨月臨，團捏不聚；鏡明像現，花擘不開。文殊、普賢總在這裏聚頭打哄，道：『我亦從中入，非唯觀世音。』」擊禪床一下，云：「不審今後更敢也無？」復云：「大眾！此是山僧據款結案，若作佛法商量，彼此不著便。」

上堂。「目前無異路，步步越佛祖階梯；舌底絕遮攔，句句斷名言意量。若是齒門無縫，腳下無私，便可游戲神通，乘時應物，風聲透樹，電影穿雷，不落唇吻，法音徹震十虛，碧水連天，奇雲覆

地，不涉程途，神御頓超八極，始顯門庭施設，破二作三，入理深談，七穿八穴，皆吾心之嘗分，非有假於他術也。」連喝兩喝，云：「毫釐有差，天地懸隔。」

立秋日，小參。僧問：「飄去殘荷送夏，飛來一葉迎秋，應節及時，請師端的。」師云：「海門橫銕柱。」僧云：「恁麼則零落總歸根也。」師云：「看你築著磕著。」僧一喝，師便打。僧云：「可謂一條痕到底，佛祖不容情。」師云：「藏身露影漢。」乃云：「一葉落，天下秋，涼生大埜話啾啾。無位真人，直得金風體露；赤肉團上，肯同玉露傾湫。滿院碧梧蕭瑟，那比春殘三島？一池芰荷旖旎，何如花老十洲？五湖參學侶，莫向外馳求，靈源仙嶼在人世，草鞋跟斷堪優游。把住清谿，洗盡南泉三不是；放開白月，透出雲門六不收。操徹沒絃琴，歌殘無字謳，休嫌作者頻頻舉，若個知音解點頭？黃鍾頌洞，大呂颼颼，落雁曲終人不見，橫江青疊數峰秋。」

上堂。僧問：「水天一色，丹桂含香，月掌堂中還肯別露消息也未？」師云：「雨足秋苔滑。」僧云：「何不蓋覆他去？」師云：「汝因甚平地喫交？」僧一喝，師亦喝，僧禮拜，師云：「尚饗。」僧問：「一葉落，天下秋；一塵起，大地收。正恁麼時，何人領話？」師云：「前日用得著。」僧云：「和尚又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來日向你道。」僧云：「今日事作麼生？」師打，云：「猶自不唧溜。」乃云：「靈光不昧，萬古徽猷，入此門來，不存知解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入得也未？若也未入，須要尋個入路；既入得了，還須討條出路始得。三世諸佛入了不肯出，一向露胸跣足；歷代祖師出了不肯入，到處赤手白拈。月掌這裏，山門佛殿長年蕩蕩地，總沒絲毫障隔，入也繇你入、出也繇你出，只是不許踢著門檻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有甚麼限？」

因事，上堂。僧問：「峰頭翻玉浪，額下隱明珠，蓋覆不來即不問，面門出入事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菴居冷淡僧頻走。」僧云：「漁翁釣得江心月，特地拈來便請觀。」師云：「這裏不著殘羹餿飯。」僧云：「恁麼則滿目青山，一塵不點。」師打，云：「將謂孤負汝。」乃云：「古木參天向上句，相逢不拈出；平橋跨水截流機，舉意便知有。碧落亭下，涼沁心源；浣香洞口，寒生毛骨。塵中行客、方外高人，驀地到來，煩喧頓息。盡道南天方廣、北地清涼，總莫逾此。便擬拈提大小石頭，品頌日月佛面，不知早被法雷閣刺透耳門、漾月池浸爛腳板了也。大眾！此是山僧真實告報，汝若放得下去，等閒穿過竹廊，自有一轉、兩轉相為處；或更怖頭狂走、向外馳求，玲瓏皕斷不點頭招手、掣袖鉤衣。何故噇？留得五湖明月在，不愁無處下金鉤。」

小參。「達磨隻履鬧中拋下，東天也到，西天也到；神光一臂冷地揮落，左手也著，右手也著。將心與汝安，北斗面南看；與汝安心竟，獼猴照古鏡。易得諸佛法印，難覓自己身心，唯須息見，不用求真。若道水不洗水，金不博金，莫將閒學解，埋沒祖師心。」

檀越請上堂。「把得定，古佛風規十方通暢；打得開，祖師關捩大地全收。月掌院裏上堂，暹羅國裏打鼓，驚發東海龍王助佛揚化之心，向虛空中轟個霹靂，於水面上捲陣涼風，便見梁朝傅大士、楚國孟嘗君，鬚髯戢戢、襟袖蕭蕭，倒橐傾箱和盤托入，直得齋廚與漆桶爭光、杓柄共茶銚鬥力，一缽三鐪後，個個飽膨脖，不知天之高、地之厚，又何暇顧日月星辰之流轉、山川草木之凋零？且道何緣得到與麼地？」良久，云：「秋風入戶自生涼，流水到門非有意。」

上堂。「祖師血脈、諸佛心髓、聲聞緣覺、天堂地獄、人畜草芥、有情無情，天左旋、地右轉，南斗六、北斗七。」豎拂子，云：「總在這裏。只這個，亦能殺人、亦能活人，殺人不用殺人刀、活人不用活人劍。大眾！作麼生見個不用底道理？道得底，出來對眾道看；道不得……」擊拂子，云：「一擊百雜碎，從教遍界分身。」

老和尚送法衣到，上堂。拈香，云：「此一瓣香，量超空界，轉空界而透法身；價逾大千，遍大千而作佛事。爇向爐中，專申供養始祖釋迦文佛。伏願天回聖瑞，地轉嘉祥，人人悟涅槃玅心，各各開正法眼藏。」次拈香，云：「此一瓣香，熏透飲光鼻孔，直下穿來；爍開於密腦門，從空迸出。供養禪宗第一祖迦葉尊者，下洎六十八世萬峰藏禪師。伏願金襴如舊，淵源法脈無窮；寶印長新，遞代綱宗有據。」正拈香，云：「此一瓣香，面門劄出，蓋地蓋天；拳下劈開，徹頭徹尾。爇向爐中，專申供養臨濟正宗三十二世原住天台國清靈嵓老和尚，用酬法乳之恩。」白椎竟，僧問：「大庾嶺頭提不起底拈過一邊，正恁麼時如何舉揚？」師提起袈裟，云：「秖這是。」僧云：「若非和尚，到這裏大難措手。」師云：「灼然有與麼事。」僧云：「敢辭作禮。」僧問：「世尊拈花是何意旨？」師云：「剎竿頭指天。」僧云：「迦葉微笑又且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此是古今榜樣。」僧云：「即今四眾臨筵，還有解笑者麼？」師云：「無絲毫頭謾汝。」僧擬進語，師便喝。僧問：「如何是臨濟綱宗？」師云：「向甚處著此一問？」僧擬議，師叱退，乃云：「多子塔前親付，不是從天降下；東山會裏送來，亦非從地涌出。開潑天門戶，已見一片打成；續無盡心燈，貴得千華競艷。絲綸相副，寰中日月縱橫；文彩全彰，方外乾坤建立。擐三玄戈甲，脫體驚群；得七事鈴韜，全機敵勝。天然尊貴，不落功勳；法

爾現成，非屬造作。乘時有卷有舒，應用無偏無黨，光明燦爛，一眾咸知。且覿體荷擔如何展托？」揮拂子，云：「打開無相毘盧印，千聖齊教列下風。」復舉：「阿難問迦葉尊者云：『世尊傳金縷袈裟外，別傳個甚麼？』迦葉召阿難，阿難應諾，迦葉云：『倒卻門前剎竿著。』」師云：「一呼一諾，密度金針；倒卻剎竿，暗穿玉線。如水入水，似金博金，放去收來，毫無異相。正當今日，不添一縷，不減一絲，當陽揭露，更不囊藏。設有人問：『金縷袈裟外，別傳個什麼？』但道：『秖這是。』何故聱？一會靈山，儼然未散。」

上堂。「喝下奔流度刃，著忙作麼？棒頭疾燄趨風，只在這裏。有水到渠成之用，自能平地涌波瀾；具風行草偃之機，何必虛空抽閃電？雖然，照用齊行，要且人境不奪。若要扶樹臨濟正法眼藏，恰似蚊子撼須彌、藕絲牽大象。你且緩緩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是甚麼？」復云：「有口不可閒卻。」

上堂。「天無四壁，地絕八荒，水母飛入摩醯眼睛，蝦蟆鑽過娑竭鼻孔，各各自謂神通遊戲、出入無礙，驀地裏一眨一嗅，便見出頭無路、退步無門。拄杖子不惜老力。」卓一下，云：「打開閒門破戶，非特令伊轉得身、吐得氣，要使盡大地凡聖智愚、森羅萬象，靈機互煥，徹證無生。其或眼睛[目*荅]眇、鼻孔無竅，滄海盡教枯到底，須彌直得碾為塵。」復卓拄杖，云：「未放伊在。」

上堂。「出來也打，不出來也打，口念彌陀雙拄杖；開眼也著，合眼也著，目瞽瞳人不出頭。直饒出言吐氣，口口分明，見貌辨音，頭頭諦當，猶是倚門傍戶，不能越格超情。若到月掌這裏，更不如何若何，將條爛貫索一串穿卻，掛向蘆茆壁下。且道為人節目在什麼處？」良久，云：「放待冷來看。」

上堂。「一拳拳倒黃鶴樓，一腳踢翻鸚鵡洲，有意氣時添意氣，不風流處也風流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纔有一絲頭，便有一絲頭。」

上堂。「盡大地是隻清淨眼，那許分疆裂界？遍虛空是片解脫場，無勞擊木敲空。忽起佛見法見底，眨向二鐵圍山；妄自鑽皮笥血底，安置非非想處。師子窟中豈容埜干？栴檀林裏不著伊蘭？要得門墻清潔，直須徹底掀翻。若更如何若何？莫怪拄杖子太無面目。」卓拄杖，云：「不是為人難共住，大都緇素要分明。」

上堂。「豁開頂門正眼，頭頭蓋色騎聲；拈提向上機關，著著超今邁古。趙州略彴一蹋兩斷，有路卻成無路；毘耶丈室一靠便倒，無門即是法門。向無門處透過，鐵壁銀山通身無影像；於有路處踏著，本來田地步步絕行蹤。便恁麼去，十方寬廓；纔恁麼來，水泄不通。把斷要津則且置，一超直入又如何？埜色更無山隔斷，天光直與水相連。」

中秋，小參。「欲識佛性義，當觀時節因緣。時節若至，其理自彰。」以拂子打圓相，云：「時節已至，佛性義顯。諸仁作麼生觀？又如何識？有底道：『天上月圓，人間月半，總是這個時節。』有底道：『開眼見明，合眼見暗，何曾離得這裏？』全承自己力，不向外邊求。但一月真，中間自無是月非月。與麼見解，秖知銀漢無聲，機輪密轉；不見金波絕跡，動靜嘗圓。山僧要問：秖如盡大地是個，自己向什麼處著這一月？盡大地是一月，自己又在什處？這裏透去，入得月輪三昧，便可出沒神通，利生遊戲，隨方隱顯無時，當處靈光迥脫。」揮拂子，云：「如今揮開碧落，截斷清波，納須彌于芥子，擲芥子于無垠，十方世界空索索，三千剎海夜沉沉，餬餅裏沒汁，呷茶堂裏來，各與一盞。」

上堂。「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，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，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，總是驀直示汝，無端驟步，歸方丈，入僧堂，自成紆曲。大眾！向什麼處與古人相見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吽！」

上堂。「吾本來茲土，說法救迷情，淨智玅圓，體自空寂，廓然無聖，心如墻壁，庭前柏樹子，六耳不同謀，青絹扇子足風涼。說法了也，便合頓悟，一華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。若也錯過，盲龜跛鱉空流浪，枉使漁翁把釣竿。」

晚參。「針眼裏放身，七橫八豎，縱步有餘；太虛中走馬，千變萬化，措足無地。秖如藏身處沒蹤跡，沒蹤跡處不藏身，朝行三千，暮行八百，因甚出這網子不得？參。」

上堂。「大海不著死屍，徐六擔板；虛空具含眾象，擔板徐六。王老師斬貓兒，鄧師伯打瓦鼓。擘開華嶽連天秀，放出黃河徹底清。」

上堂。「聞鐘鳴便上殿，聽板聲即過堂，喫粥了也，洗缽盂去，便是廣額屠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底時節，便是悉達初生指天指地作大師子吼底時節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丈夫自有衝天志，莫向如來行處行。」

上堂。「秋風涼，秋夜長，未歸客，思故鄉。故鄉則不無，地頭在什麼處？莫是上是天、下是地麼？有什麼碑記？莫是僧堂前、佛殿後麼？腳跟未點地在。莫是三條椽下、七尺單前麼？十萬八千未是遠。若恁麼去，總是個無地頭漢。畢竟如何？江千獨立向誰說？天際飛鴻三兩行。」靠拄杖，下座。

上堂。「束得虛空作棒，白拈賊措手無門；碾得大地為塵，跛足師插腳無路。人人腳跟下有通天正眼，東廊上上、西廊下下，階墀曲直、寮舍淺深，總瞞他一點不得。古佛堂前有片嘗住方磚，汝輩暮去朝來因什不鑑？」拈起拄杖，云：「如今直下指出去也。眼裏有睛底，各自驗取好。」驀卓一下，便下座。

上堂。「撞著道伴交肩過，一生參學事畢，料掉沒交涉。然雖如是，貼貼地無縫罅底能有幾個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巷尾街頭有什麼數？」
上堂。「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滅，若能如是見，祖佛嘗現前。現前一機，能殺、能活，能縱、能奪，有實、有權，有照、有用，面門有據，覿體無私，方便喚作無位真人。善能現起，超方作略，赤肉團上七穿八穴，白拈手裏拋兩放三，馬祖、百丈大機大用，德山、臨濟逸格提持，莫不從這裏流出。攝五千餘卷為一句，詮註無從；總千七百則為一機，顯示不及。今日落在月掌，將三百六十骨節、八萬四千毫竅化作一道清風，吹向諸人面前，嘗在頂門上、額角頭，出入縱橫，普天匝地。」連喝兩喝，云：「策起眉毛看看。」
小參。「若見拄杖子，便是眼中楔。不見拄杖子，亦是眼中楔。拈卻拄杖子，拔出眼中楔。識得眼中楔，非關拄杖子。於此明去，棒頭有眼，照破古今。於此不明，天高莫測，地厚寧知。西河弄師子，陜府灌鐵牛。莫道不疑好。珍重。」
晚參。「山頭老漢尋嘗用一味沒意智手腳，打開閒門破戶，使天下禪和子一個個灑灑落落，撩起便行、放下便住，人人自謂超宗異目、大用現前，不知自家鼻孔早被者老漢穿卻了也。當年洞山見雲門也便恁麼了去，解向無人煙處接待，往來叢林中商量浩浩，喚作目機銖兩、函蓋乾坤。若然者，總是依草附木鬼家活計，不唯孤負洞山，亦且鈍置雲門。若是楊岐下兒孫，更不如何若何，單刀直入來、撒手無依去、通身鎧冑來、全體脫落去，總不恁麼來劈脊便棒，從教遍界分身。月掌與麼檢點將來，也有一場過。且道過在什麼處？具眼者試辨看。」
重陽日，上堂。「捏聚主賓，從他日上月下；推開玄要，一任山深水寒。明明一句該通，的的重陽九日。果能忘言得意，自可越古超今。便見布地金花，不是從空放下；擎天玉蕊，亦非步步登高。山僧今日向平坡上與諸仁落草，要得應節及時，更須出一頭地始得。然雖如是，若是陶淵明，攢眉便歸去。」
上堂。「腳頭一路，寬處寬，窄處窄；面門一機，苦處苦，樂處樂。秘魔於咄下擎叉，普化向鬧市振鐸，南泉斬卻花貓兒，趙州指出庭前柏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休向樽前唱鷓鴣，座中盡是江南客。」
施主諷經，請陞座。師豎起拂子，云：「大眾見麼？這一句子，文字性離、心緣相絕，塞斷維摩口海、點破迦葉面門，演出一大藏教，一大藏教詮顯無從；流出千七百機，千七百機拈提不到。契機契理，白牯狸奴頓開五眼；為瑞為祥，盲龜跛鱉直透法身。德山

棒、臨濟喝，秖是科頭條暢；馬鳴疏、龍樹論，也只註腳疏通。自餘縷析條分、開宗列派，不向虛空填彩，便同入海筭沙，致令旨趣淆訛、本文舛謬。如今撥開枝葉、直截根源，正句現前如何讚頌？」擊拂子，云：「諦聽，諦聽。」

晚參。舉：「米胡令僧問仰山：『今時人還假悟也無？』山云：『悟則不無，爭奈落在第二頭？』」師云：「問處重若丘山，荅處輕如毫末，一人平空展手，一人就路還家，可謂門庭施設，顯露無私，入理之談，深固幽遠。今時有般杜撰長老只管道：『悟則不無，爭奈落在第二頭？』與麼會去，三十年後換手搥胸，未是苦在。」

上堂。「未入門便棒，祖堂慣拶險機；纔開口便打，佛法不是小事。聲前透去，三要印開，人天膽落；棒頭薦得，萬機寢削，魔外潛蹤。欲明向上，驗在目前；逴得便行，人間天上。」畫一畫，云：「石牛攔古路，一馬生三寅。」

上堂。「天童一棒到底，襲其風者多，見其用者少；三峰主持玄要，循其轍者眾，透其機者稀。要識天童麼？」拍左膝，云：「這裏是。要識三峰麼？」拍右膝，云：「這裏是。」復云：「一棒到底，打徹骨髓，玄要綱宗，佛祖的旨。天童搖頭，三峰擺尾，金翅擘海，鵝王啜水，擇乳吞龍，只者些子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眼孔定動，千里萬里。」

月朔，上堂。「孟冬十月天漸寒，園林草樹風聲乾，目前萬化機頓息，眼界寥廓心胸寬。唯有衲僧拄杖子，不隨花葉相終始，雪壓霜摧節愈堅，昂藏徑截無倫比。臨機殺活露全身，燁燁威光用轉新，自從春色來嵩少，三十六峰青至今。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
上堂。「無陰陽地上，高處高平，低處低平，信腳踏去，步步不在空裏，秖貴當人草鞋緊峭，透過棘林，便可一超直入，撒手到家。忽若踏破草鞋，腳跟突出，向平地上滑倒，月掌與你拄杖子，莫言不道。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
上堂。「眼隨色轉，耳逐聲迴，生死根本；鼻貪龍麝，舌味甘酸，生死根本；戀其臭身，悅其癡心，生死根本。正恁麼時，山僧下覷，大眾仰觀，知覺全消，見聞都泯，聲香味觸又向甚處去也？大眾，冷地裏返手摸摸腳跟看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生死根本。」

廬山西林古疑和尚訃音到，上堂。「斷衲僧命根底能有幾人？活衲僧眼目底能有幾人？佛法下衰，叢林淡泊，要得金剛正眼廓徹殺活，拄杖縱橫如我西林法兄和尚者，直似星中揀明月，火裏覓浮漚。所以驢腳纔伸，闢千餘年廢剎，足水足草；佛手略展，拶五百人彊項，為鳳為麟。昨聞已遷化去也，得得上堂，舉似大眾。」卓

拄杖云：「還知麼？伏虎嗟吞卻漢陽峰，香谷泉衝斷三笑澗，耶舍塔中敲鐵磬，天台雁宕絕人行。」
上堂。舉：「雪峰示眾云：『南山有條鱉鼻蛇，汝等諸人切須好看。』」師云：「說什南山，盡大地是條鱉鼻蛇，一切諸人總在蛇口裏喫飯穿衣、蛇頭上行住坐臥，喪身失命，阿誰免得？設有一人免得，敢保百骸潰散、一物不存。且道利害在什麼處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毒氣深入。」
上堂。「山僧二十年間擔囊負缽參訪知識，秖圖明取一經一論，使正法流通、邪宗破壞，一時把不定，刺腳靈山會裏，被法座上無面目老漢驀頭一拶，直得皮膚脫盡、真實不存。看看！拖到今日更是不堪上眼，欲為無所為、欲益無所益，波波挈挈且恁隨時，若論佛法更無提掇處。還委悉麼？」良久，云：「三寸舌頭無用處，一雙空手不成拳。」
上堂。「乾坤之內、宇宙之間，中有一寶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在什麼處？」復云：「斷根草鞋、尖簷氈帽、開心楪子、無蓋盒盤，誰家屋裏沒有？無端被個碧眼胡僧三冬九夏向壁角頭冷地相著，拈來便用，頓使千年滯貨價增十倍。叵耐德山無牙虎從空打出、臨濟小廝兒高喝行情，令大地人愈難酬價。月掌雖開個舖席，更不攙行奪匝，秖就現前活計對主平交。」驀召大眾，云：「汝等盡在這裏，寮堂門戶固是關好鎖匙，不可放在別處。」良久，云：「在什麼處？」喝一喝，便下座。
師誕日，眾設茶筵，請小參。「假借四大以為身，心本無生因境有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心本無生，境從何有？是身無相，四大何來？若是個漢，聞恁麼舉，直下頓了身心四大性，復便見三千大千世界無有芥子許不是捨身命處，一切地水是先身，一切火風是故體，不為四大所轉而能轉用四大，攪長河為酥酪，變大地作黃金，噓氣鼓毘嵐，吐唾滅劫火，一塵入正受，諸塵三昧起，男身入定時，女身從定起，龍身入定天身起，東方入定西方起，中涌邊沒，南涌北沒，得大自在，具大變通，開大手眼，顯大機用。然雖如是，一期建化即不無，若約衲僧門下，正是紅爐上一點雪，那有近傍分？且道衲僧門下畢竟有何長處？」擊竹篦，云：「玉離荊岫寒光動，劍出豐城紫氣橫。」
上堂。「諸方把斷要津，我遮裏放行一路。諸方縱橫十字，我者裏水泄不通。諸方也撿點月掌不得，月掌也不點撿諸方。」
上堂。「我心似秋月，碧潭澄皎潔，無物堪比倫，教我如何說？寒山子通身露布、滿口含霜，引得無限人落在陰魔界裏，至今抬腳不起。月掌別資一道，直指路頭，諸人也須自生活計。」以拄杖一畫，云：「水流黃葉來何處？牛帶寒鴉過別村。」

小參。「向上一路，直下坦平，便恁麼去，早是打破狼藉了也。若更說禪說道，正是平白地上釘椿搖櫓；舉古舉今，亦是清涼池裏把纜放船。看他從上古德契證之後，口如臘月扇子，十度發言，九度休去；心如古廟香爐，火種不來，憑何發燄？直下無佛法身心，豈更要撒沙撒土？而今事不獲已，向第二義門露個消息去也。」拈起拄杖，云：「見麼？若道是見，未脫根塵；若道不見，猶存鑑覺。鑑覺若存，未免虛空裏塗汙；根塵未脫，依舊髑髏前見鬼。直饒脫卻根塵、透過鑑覺，出得荊棘林，已顯好手；若落平地上，便是死人。何以？此人智眼偏枯，情存向背，雖能坐斷千差，不解融通萬有。所以動則影現，覺則水生。不動不覺，平沉死水；纔動纔覺，犯手傷鋒。蓋為凡情雖盡，聖解未忘，不知但盡凡情，別無聖解。不見德山和尚道：『聖名凡號，盡是虛聲；殊相劣形，皆為幻色。』汝但無心於事、無事於心，則虛而靈、空而玅。到者裏，果能歇下馳求、滅卻倒想，便見二六時中更無一法當情，上無攀仰、下絕己躬，嘗光現前，壁立萬仞。進一步，越過百千香水海，那邊更那邊，轉個身來，綽有餘地；退一步，坐斷萬億須彌山，微細甚微細，復歸元真，不資餘力。不進不退，現十方剎土於毫端，毫端無本；攝十世古今於當念，當念無生。向無生國裏拈示一機，機機頓赴；於無住本根立一切法，法法圓明。法法圓明，故懸羊頭、賣狗肉，把定無星秤子，絲毫不爽；機機互現，故騎佛殿、出山門，變化神龍拄杖，吞吐隨時。」劃一劃，云：「住！住！似此說話，今日對諸仁面前恰如暗中書字，文彩雖彰，也是水上卓旗，根本何據？忽有個忍俊不禁的出來喝散大眾、掀倒禪床，我也許你大膽。然雖如是，也須親到這個田地始得；其或未然……」卓拄杖，云：「肯相辜負。」

內紹禪師語錄卷第一

內紹禪師語錄卷第二

侍者照維記錄

住蘇州甫里月掌禪院語下

開爐日，上堂。「諸方今日說法開爐，月掌這裏更無施設，秖將個無煙火種因風吹出，與現前大眾應個時節去也。」拈起拂子吹一吹，云：「看，看！無煙燄火遍界騰輝，橫亙十方、豎窮三際，直得浮幢剎內爍石流金、香水海中光明赫奕，其間所有山川林藪交光相羅，如寶絲網熾然無間，於剎那頃成就一切有情、無情，成正覺、轉法輪、現滅度，無前無後、徹古徹今。」復擊拂子，云：「無煙燄火作大佛事已竟，汝等盡是過去古佛、現在世尊、未來調御，各各立地傾耳，還得知時識候也未？若也得去，便請高捲雙跌、深藏密室，香花白飯隨分過時；其或未然，搬柴運水、喫飯穿衣，驀箚地火爆星飛，切須照顧眉毛好。」

上堂。「靈山會上，消息杳然；少室峰前，了無巴鼻。內不放出、外不放入，虛空分界限；心不是佛、智不是道，平地涌波瀾。撥著便轉底，自救不了；拽脫便走底，受屈一生。饒汝不隨言路、不落機關，正好朝三千、暮八百。秖如諸佛未出世、祖師不西來，還有佛法商量也無？」良久，云：「相識滿天下，知心能幾人？」

長至日，小參。「上是天，下是地，古今日月，古今山河，人物喧闐，森羅雜沓，是法住法位，世間相嘗住。璇璣圓轉，莫可測其端倪；尺準縱橫，無從按其時節。」驀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無陰陽地上爆得這竅虛通，便見旋嵐偃嶽而嘗靜，江河競注而不流，埜馬飄鼓而不動，日月歷天而不周，如珠走盤、如盤走珠，光屬輝聯，了無異跡。嘗在動用中，動用收不得；不離寒暑際，寒暑遷不到。往來無間，剎復無時，那更握銀管於臺端，高標雲物；候飛灰於冷地，始驗陽回？燄發水河，花生枯木則且置，萬靈罔象、一道沖融又作麼生？」復卓拄杖，云：「意氣不從天地得，英雄豈藉四時摧？」

上堂。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斜風雨打伽黎，濕冷地令人憶著靈嵓山頭羅漢石。何也？藤纏膝蓋，月掛眉鉤，橫點頭，豎點頭，更嫌何處不風流？」

上堂。「火炙通身煖，風吹滿面寒，饑來便噇飯，倦即帶衣眠。如珠在盤，不撥自轉；如風吹水，自然成紋。是法非見聞覺知所能求，是義非思量分別所能解。忽若高峰和尚在你眉睫上揚聲大叫

云：『鐵蛇鑽入金剛眼，崑崙騎象鷺鷥牽。』又且如何？」震聲一喝，云：「瞌睡作麼？」

上堂。「靈光獨脫，融萬象於機輪未轉以前；智鑑高懸，會千差於生滅去來之表。一明一切明，一見一切見，一了一切了，一用一切用，於此洞達得去，便見自己腳跟下一段大事。明如日月，總日月威光莫能逾其明；寬若太虛，盡虛空邊際莫能窮其量。直下如師子兒吒莎地哮吼一聲，壁立萬仞，誰敢正眼覷著？覷著即瞎卻渠眼。可以權衡佛祖、可以開鑿人天、可以拔濟群機、可以流通正眼。是故，馬祖一喝，百丈直得三日耳聾；黃檗三頓，臨濟也只一撥便轉。此是大人發大用、大智顯大機，於其中間如擊石火、似閃電光，直截根源，更無回互。須是過量人，方明奇特事；欲明奇特事，還他過量人。正恁麼時，且把定乾坤一句作麼生道？」揮拂子，云：「橫按鎮邪全正令，太平寰宇斬癡頑。」

立監寺，上堂。「辣手展開寶壽風規，便見驢蹄弄出楊岐作略。重新無盡藏，秖貴全力承當；破砂盆，要在盡心刮剔。乞鹽覓醬總是你，拋金撒玉總是你，且道你是阿誰？」擊拂子，云：「千年桃李核，剖出舊時仁。」

佛成道日，小參。「學般若菩薩最忌妄生異見。作麼生是異見？聖凡迷悟是異見，事理真妄是異見。今朝臘月八日，人人盡道釋迦老子於夜半睹明星悟道，歎云：『奇哉！奇哉！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。』你道有恁麼事？無恁麼事？若道有，何異九十六種？若道無，有甚釋迦老子？諸仁各各親近善知識來，何不返照一照看？出門便見路，過水便見橋，入山門便見佛殿，上方丈便見長老，是異見？不是異見？智慧德相耶？妄想執著耶？於此諦當得去，便見釋迦老子安身立命處；既見釋迦老子安身立命處，便見自己本命元辰落處；既見自己本命元辰落處，便見自己與一切眾生無二無別，便見一切眾生與釋迦老子無二無別，便見釋迦老子與自己無二無別。心、佛、眾生，三無差別，但涉名言，都無實義。如是，則釋迦老子亦不可得，智慧德相亦不可得，妄想執著亦不可得，眾生亦不可得，自己亦不可得，不可得亦不可得，但以假名字引導於眾生。既以假名引導一切，何妨釋迦老子還他釋迦老子，智慧德相還他智慧德相，妄想執著還他妄想執著？眾生是眾生，自己是自己，法住法位，世間相嘗，應節及時，了無向背。且道即今是甚麼時節？」豎起拂子，云：「看！看！釋迦老子於拂子頭上成等正覺，放光動地，說大法要，云：『以思無思之玅，返思靈燄之無窮，思盡還源，性相嘗住，事理不二，即如如佛。』」擲下拂子，云：「好人不肯做，須要屎裏臥。」

晚參。「月生一，那吒手裏金鞭赤；月生二，倒騎玉象乘雲駛；月生三，回途不著舊襤衫。三生萬物，萬物與我一體，天地與我同根，夜來下陣瑞雪，四天之下沛然有餘。東村王大伯向煖草窠中打個噴嚏，道：『今歲年穀豐熟，米粖鹽花普天匝地。』把卻畚箕笤帚，往往當面錯過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狼籍不少。」

上堂。「實際理地，不受一塵；佛事門中，不捨一法。一向與麼去，埋沒己靈；一向與麼來，孤負諸聖。所以道：『一法若有，毘盧墮在凡夫；萬法若無，普賢失其境界。』若是衲僧門下，直須拈卻得失是非，坐斷彼此來去，自然返嘗合道，朕跡不留，出聖入凡，卷舒有度。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，河沙玅德總在心源。然則心源無相，不離當處嘗湛然；方寸無形，覓即知君不可見。一毫頭上果能徹底掀翻，萬法頭邊便有通天作用。雪峰輥木毬，禾山解打鼓，玄沙築破腳指，臨濟揸開面門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有什麼緊？」

上堂。「唐言梵語，東土西天。開口不在舌頭上，動步不在草鞋邊。桃花流水在人世，別有天地非人間。」喝一喝。

晚參。「清淨海眼，日月不能照臨；金剛正體，乾坤莫能蓋載。一毛端現出寶王剎土，諸塵競作；一微塵吞卻山河大地，生佛無依。所以道：『玅性圓明，離諸名相，本來無有世界眾生。因妄有生，因生有滅，生滅名妄，滅妄名真。』」拈起拄杖，云：「這箇是玅性，喚什麼作世界眾生？」卓一下，云：「這個是世界圓明，玅性又在什麼處？於此明去，生滅名妄；於此不明，滅妄名真。山僧恁麼道，拄杖子忍俊不禁，躍然而起，現作天大將軍，心憤憤、口悱悱，道：『十力弟子因什妄真倒置，言語脫空？』山僧道：『此是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門，是名玅蓮花，彈指超無學。汝何大膽麤心，妄興異見？』於是天大將軍默然無言，懨懨而退，安住當處，還復本形。」又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當如是知、如是見、如是信解，不生法相。」顧左右，云：「瞌睡惺也未？」

元旦，上堂。「杲日麗天，和風扇埜，紅霞縹緲，綠水汪洋，頭頭示諸佛真機，著著顯祖師巴鼻，綿綿無滲漏，落落絕覆藏，舊不在昨夜，新不在今朝，暖不在陽和，冷不在水雪。諸仁者！節序推遷，寒暄迭換，光陰迅速，來去相尋，無位真人畢竟向什麼處行履？」揮拂子，云：「物外倒騎金色象，萬年松下擊金鐘。」復舉：「仰山云：『去年貧，未是貧；今年貧，始是貧。去年貧，無卓錐之地；今年貧，錐也無。』真淨云：『去年富，未是富；今年富，始是富。去年富，惟有一領黑黲布衫；今年富，添得一條百衲袈裟。歲朝抖擻呈禪眾，實謂風流出當家。』」師云：「二大老各自掀揭屎尿，呈露家私，總向貧富裏著倒。山僧也有個頌子，不圖

與古人鬥巧爭奇，要顯月掌，家風自別。」乃云：「去年閒，未是閒；今年閒，始是閒。去年閒，靈鷲峰頭望碧天；今年閒，坐卻僧堂六七間。歲朝開徹閒門戶，一任遊人似蝘旋。」

上堂。「若論此事，不掛一元字腳，要行即行、要坐即坐，不住孤峰頂，嘗伴白雲閒，那管東嶺巉嵓、西山突兀？處處縱橫任意遊，爐中有火無心撥，暑往寒來，天長地久，風高月冷，海闊山遙，僧堂中幾人坐臥，何曾得到者裏？看看臘月盡，即便春風生，腳跟下事還得親切也未？要得親切，第一莫來問山僧，山僧這裏沒什掉下底玄玅佛法與你唼啗領會。」驀卓拄杖，云：「見即直下便見，擬議思量即沒交涉。」又卓一下。

元宵，小參。「一燈明，千燈萬燈一時明；一月現，千月萬月一時現。一月不降，萬水不昇；眾燈非多，一燈非少。非多非少，光燄未生何處討？不降不昇，浮雲散盡碧天新。樓臺上下火照火，車馬往來人看人。」

小參，舉。「無邊身菩薩將竹杖量世尊頂相，量至梵天終不能見。乃擲杖合掌，說偈讚歎云：『虛空無有邊，佛功德亦然，若有能量者，窮劫不可盡。』」師云：「如來頂相秖在面前，有什麼難見？開眼也著，合眼也著，伸手便觸著，動腳便踏著。雖然如是，驢鞍橋不是阿爺下頷，莫錯認好。」

上堂。「此事如空中一片雲，釘釘不住、藤纜不著，有容止可露、無面目可呈，秖貴向世界未成時一眼覷破，便能於有漏國建無勝幢，蔭覆含生清涼大地。若擬捫空架路、斫竹布梯，枉費精神，徒勞心力。諸仁者！光陰可惜，莫錯用心。孟春猶寒，伏惟珍重。」

佛涅槃日上堂。拈拄杖云：「今日乃如來世尊滅度之晨，月掌別無恭敬，將拄杖子作分純陀供養去也。」乃卓一下，復云：「世尊道：『善哉，善哉！諸供養中法供養最。豈不見諸行無嘗是生滅法？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。我今涅槃時到，汝可安施床座。』說是語已，全身退入拄杖子內，寂然無聲。大眾！正恁麼時，喚作釋迦老子卻是拄杖，喚作拄杖又是釋迦老子。釋迦老子若滅，拄杖子亦應不在；拄杖子若在，釋迦老子又何曾入滅？入滅何曾滅？當生本不生。祖師關捩子，棒下示無生。正法眼，涅槃心，堪笑堪悲七尺藤。」復卓拄杖云：「一種是聲無限意，有堪聽有不堪聽。」

上堂。「般若如大火聚，盡大地是個火聚。德山老漢將爛柴頭添燄，臨濟大師拽破鞴袋鼓風，三世諸佛熏透鼻孔，六代祖師燎卻眉毛。汝輩毛道凡夫，要得無明息滅，心地清涼。」良久，云：「莫妄想好。」

大士誕日，上堂。舉：「楞嚴會上觀世音說自證法門云：『初於聞中入流忘所，所入既寂，動靜二相了然不生，忽然超越世、出世

間。』」喝一喝，云：「當時有人下得者喝，塞斷咽喉，豈不一性圓明、諸塵銷落，聲光匝地、鼻孔撩天？那來不守本分，卻道上合諸佛玅心、下同六道悲仰，現三頭六臂、示八目十身，魚市上攜籃、鷹巢中啼哭，將錢買餬餅、放手下饅頭，然後為之見色明心、聞聲悟道。今日節文落在月掌，放開捏聚總由這裏，是汝諸人向甚處與大士相見？」良久，云：「高樓吹笛柳如煙，滿地春風落飛絮。」

初夏，上堂。「智有窮幽之鑒，而不睹日月之麗天；識有含育之機，而不察寒暄之密運。蓋為事隨緣應，執事者徒起厭欣；道出無方，求道者妄拘限量。不見羅睺阿修羅王與帝釋爭權，手撼須彌，口吞日月，一時退身藕絲孔中，仰觀俯察，左顧右瞻，不覺撫掌大笑道：『到處走盡，反不如這裏好。』且道這裏好在什麼處？水邊盡日開三逕，林下何曾見一人？」

上堂。「花笑鶯啼四月朝，衲僧見處盡雄豪。眼開白日青天下，生死何曾有一毫？」喝一喝。

上堂。「諸佛菩薩行不到處，驢馬畜生腳腳踏著；驢馬畜生踏得著時，諸佛菩薩總不知有。知有、不知有，行到、不行到，拈向一邊，秖如無厭足王入大寂定，乃敕有情、無情皆順於王。若有一物不順於王，即入大寂定不得。汝道他與諸佛菩薩、驢馬畜生相去多少？」擊拂子，云：「花開花落任風吹，自有清香滿天地。」

中夏，上堂。「本來面目，舉世不相似，亙古無比倫。毘羯首磨，雕鐫不就；僧繇道子，描畫難成。靈山會上破顏微笑，秖現半邊；大庾嶺頭冷煖自知，亦非全露。其餘向虛空裏撮摸、平地上施呈，拽得鼻孔，失卻眼睛；眨得眼睛，遺落唇吻。直饒個黃頭風漢於梁王殿上膀破肉團，覿體呈露，或慈、或威，或定、或慧，總無碑記，轉見淆訛。不若向父母未生前一拍雙泯，狂心自歇，正眼自開。大眾！你看月掌眉毛還在麼？」拍一拍，下座。

七月十五日，上堂。舉：「古云：『十五日已前諸佛生，你不得住我這裏；你若住我這裏，我有錐錐你。十五日已後諸佛滅，你不得離我這裏；你若離我這裏，我有鉤鉤你。正當十五日，鉤錐一齊息，更擬問如何？回頭又日出。』」師云：「古人恁麼，大似將珍羞百味換汝舌頭，雖然炙口，不能充饑。月掌秖是家嘗茶飯，迥無異味，雖是粗糲，卻能飽人。」乃云：「十五日已前，諸佛本不生，你若住我這裏，添你一分不得；十五日已後，諸佛本不滅，你若離我這裏，減你一分不得。正當十五日，臨機無固必，更擬問如何？拄杖驀頭楔。」復顧眾，云：「一夏以來，總在這裏東倒西擂、橫吞豎咬，磕破釋迦鼻孔、嚼爛達磨眼睛，更不顧惜，正當今

日。還有開得口底麼？你若開得口，與你鎚子喫；開不得口，也與你鎚子喫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將謂我辜負汝。」
中秋，上堂。「盡十方世界是個真實月體，色空明暗、地水火風、菩提煩惱、生死涅槃，前聖出興、後聖滅度，於真月體上了沒交涉。靈山話月、曹溪指月、馬祖翫月、寒山詠月，正如眾盲摸象，各說異端，光影劣彰，真月愈隱。直饒向世界未成時、一塵不立處覿體呈露，未免落在陰界，依舊光不透脫。秖如不離當處獨脫塵緣一句又作麼生道？」良久，云：「萬里清光飛不盡，一天華彩照無偏。」
天台能仁辨菴和尚訃音到，上堂。「靈鋒句迅，全機卷入無聲；古策風高，當處退藏於密。直得慈雲堂上月冷霜清，東掖山前鶴鳴猿嘯，三世諸佛瞻仰無從，六代祖師斫額有分，天下老和尚助哀莫及。」拈起拄杖云：「汝等諸人又向什處與能仁和尚相見？」卓一下云：「虛空烜赫無涯岸，海月盈虧不離天。」
上堂。「雲門被睦州拶折隻腳，當地悟去；臨濟喫黃檗三頓痛棒，直下打徹。一期痛快則不無二老，若是衲僧門下，料掉沒交涉。大丈夫兒阿那個沒有一坐具地？卻要南天台、北五臺，東家三斤麻、西家一疋布，草鞋不是鐵做底、腳跟也是娘生底，生受許多作麼？你若歇卻妄想、放下業身，波波挈挈但恁麼去，未必善因而招惡果。所以，月掌尋嘗總不把諸人為事、諸人也不把月掌為事，諸人既不辜負月掌、月掌也不辜負諸人。」
上堂。「四大攢成一破車，牛牽馬駕路途賒，芒繩拽脫遼天鼻，雲月溪山處處家。汝等髮毛爪齒、皮肉筋骨、髓腦垢色皆歸於地，涕唾膿血、痰淚津液、大小便利皆歸於水，煖氣歸火，動轉歸風。四大各離，今者妄身當在何處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山門頭合掌，佛殿裏燒香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不可總作埜狐精見解。」便下座。
上堂。「從門入者，不是家珍，一句迥超千聖外；從緣悟得，永無退失，松蘿不與月輪齊。禪和子家，面前腦後，歷歷落落；眼孔耳竅，玲玲瓏瓏。終日喫飯，不嫌口門大小；終日穿衣，不辨領頭闊狹。可謂緣起無生，協於心體；胸襟奇蘊，布於四肢。正法眼藏，有合有開；涅槃玅心，無偏無黨。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則且置，秖如一道平懷，機先獨脫一句作麼生道？白雲不繫青山頂，明月嘗懸古澗心。」
晚參。「月掌門風壁立，到者須是直入，汝若轉腦回頭，一棒打得骨出。且作麼生是腳頭得力底句？踏著秤磄硬似鐵。」
上堂。「居一切時不起妄念，空手把鋤頭；於諸妄心亦不息滅，步行騎水牛；住妄境界不加了知，人從橋上過；於諸妄心亦不息滅，橋流水不流。靈山老子放去較危，雙林大士收來更速。一人理上偏

枯，一人事上不足。點撿將來，二俱不了。忽有人問月掌：『這裏莫有事理全該、當機獨脫底句麼？』但道：『莫妄想。』因什如此？不見道：『無求是處人情好，不飲從他酒價高。』」
上堂。「一切色是佛色，一切聲是佛聲。蚯蚓穿透耳竅，蝦蟆跳入眼睛。或高或下，忽喜忽嗔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一擘華山分兩路，萬年流水不知春。」
上堂。「青蘿夤緣，直上寒松之頂；白雲淡泞，出沒太虛之中。」豎起拂子，云：「向這裏得個入處去，捏怪也。南閻浮提說禪，須彌頂上有人出來喚云：『萬法本閑，唯人自鬧。』大眾且道：『鬧個什麼？』」擲下拂子，云：「吽！吽！」
晚參。垂問：「一字不著畫是什麼字？」眾無對，乃云：「一字不著畫，達磨道不識，難殺孔夫子，嚇倒李八百。唯有須菩提，解空為第一，長跪白佛言，信口道不不。」彈指一下，云：「隔江人唱鷓鴣詞，錯認胡笳十八拍。」
上堂。舉：「芭蕉和尚云：『若論此事，如人行次，忽遇前面萬丈深坑，背後埜火來逼，兩畔荊棘叢林。若也向前，則墮坑落塹；若也退後，則埜火燒身；若轉側，則被荊棘礙。當與麼時作麼免得？若也免得，合有出身之路；若免不得，墮身死漢。』」乃云：「古人恁麼，大似蕭何製律。月掌則不然，若論此事，如人立地，前面萬里無雲，背後清光遍界，兩畔曠埜平原，向前則天垂寶蓋，退後則地涌金蓮，左顧則十方通暢，右盼則大地全收。正與麼時，不前不後、無險無夷，又是阿誰分上事？」良久，喝一喝，云：「識甚好惡？」
晚參。「今夜是小盡二十九，明朝便是臘月初一，一歲之中止有一個月光景了也，無論世法、佛法，須要預先著力。若不預先著力，那得臨時成現？且作麼生著力鄴？參禪學道底如無手人行拳相似，執勞運力底如有腳人走路一般，麻三觔、乾矢橛、竹篦子，總作家嘗茶飯看，缽裏飯、桶裏水、案上羹，當做金圈栗棘吞。下手不得處，隨處下手；落腳不得時，乘時落腳。腳不落在空裏，則一步步切實；手不下在別處，則一拳拳中要。二六時中無虛棄底道理，佛法、世法不著氣力，自成一片，生死到來如門開相似，出入自在，坦蕩無依，那有一絲毫周緻者也繫絆得你住、籠罩得你著？你若馳求不歇、欣厭未忘，東家覓煖軟、西舍討甘酸，今日三、明朝四，臘月三十日就在眼前，閻羅老子翻轉銕面皮與你打笑飯錢。正恁麼時，手忙腳亂，莫怪月掌山僧不曾為汝預先道破。」
上堂。「竺土大仙心，東西密相付，雪峰輥出三木毬，洞山拽起一疋布，歸宗鋤斷赤斑蛇，趙州勘破臺山路。若也會得，密在汝邊；

若也不會，且向葛藤窠裏參取。」驀豎拂子，云：「還委悉麼？」擲下拂子，云：「自是不歸歸便得，五湖煙浪有誰爭？」

上堂。「諸方老宿皆以三句驗人，山僧這裏止用一喝，纔見汝來，震威便喝；若是個真師子兒，便合乘風奮迅，返擲迴旋。山僧見伊入得個門，更與一喝，令渠頭正尾正，識候知時，在窟出窟，全身奉重。等閒行處，東西絕，兔跡狐蹤；驀地嘶呻，上下斷，鳶飛魚躍。不見道：『師子吼，無畏說，百獸聞之皆腦裂，香象奔波失卻威，天龍寂聽生欣悅。』饒汝俊鷹快鷂棲泊無從，鶻眼龍睛覷捕莫及。所以，山僧有時一喝全鋒敵勝，有時一喝八面玲瓏，有時一喝佛祖罔知，有時一喝從空放下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且道是從空放下耶？是佛祖罔知耶？八面玲瓏耶？全鋒敵勝耶？若向這裏見得倜儻分明，方可進得月掌門、登得月掌堂、入得月掌室、見得月掌人，炤用無私、殺活有準，作人天眼目、為祖佛梯航，不是分外事。即今還有恁麼種草麼？有則快須出來，當眾決擇。山僧立地待汝、坐地等汝，有麼？有麼？若也畏刀避箭、被蓋囊藏，正似布袋裏老鴉，雖活猶死，不如速退。」下座，以拄杖旋風打散。

臘八日，上堂。拈香，云：「此一瓣香，海岸那邊無根得活，須彌這畔有種皆萌，爇向寶爐，專申供養七十代已上底釋迦老祖，伏願兒孫得力，法運昌明，源遠流長如火燒海底，根深葉茂似雲布世間。」攬衣就座。僧問：「有佛處不得住，無佛處急走過，正當今日，去即是？住即是？」師云：「有眼者見。」僧云：「昔日雪山成話柄，今朝大地為敷揚。」師云：「有耳者聞。」僧云：「未審月掌將何指示？」師云：「秖將這個指示。」僧云：「秖如道：『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。』還端的也無？」師云：「大眾笑你。」僧云：「雪後始知松柏操，事難方見丈夫心。」師云：「且莫妄想執著。」又，僧問：「打鼓弄琵琶，相逢兩會家，木童能作舞，石女解烹茶。如何是石女烹茶？」師云：「掃帚畫蛾眉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木童作舞？」師云：「翻轉面皮看。」僧云：「莫把是非來辨我，浮生穿鑿不相關。」師云：「是何嘴臉？」僧云：「個中消息子，能有幾人知？」師打，云：「口似鼻孔。」僧呵呵，師直打出，乃云：「正法眼藏，有願不撒沙；涅槃妙心，無機不透脫。暗地裏七穿八穴，有耳者聞；明相邊三點四點，有眼者見。驚奇歎異，雪上加霜；分妄別真，空中鑿竅。因緣會遇，其道自見；時節若至，其理自彰。山僧今日忝承親裔，理合報恩，若據正令當行，正好拆卻佛殿，那可隨行逐隊，勺水獻花？然雖如是，狸能伏豹，澤廣藏山，乳糜一盞香一爐，且隨俗例獻塗糊，須知振祖奇男子，棒下無生不放他。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
上堂。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眼裏有筋，舌頭無骨。趙州終日喫茶，子湖半夜捉賊。捉得賊，誰辨白？看看逗到天明，個個眉橫鼻直。」拈拄杖，云：「賊！賊！」

上堂。「似地擎山，不知山之孤峻；如石含玉，不知玉本無瑕。先聖出語，如金翅擘海，蛟龍畢現，橫吞直下，受用無窮。後代兒孫清濁不辨、泥水不分，蝦蟆窟裏坐定，只想現成供養。山僧今日為眾竭力翻轉十方大地，作個餬餅拋出，莫說頑懶禪和無從嗄啗，直饒觀世音菩薩有錢沒用處、雲門大師有手沒放處，唯有深沙神知時識候，卻道實際理地不受一塵、佛事門中不捨一法，拋卻蒺藜棒，挑水灌園蔬，擔折桶箍斷，渾身無著處，引得泗州大聖在揚州鬧市呵呵大笑。且道笑個什麼？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」擊拂子，下座。

上堂。拈起拄杖，復卓一下，云：「憍陳如穿透耳門，阿那律打徹眼界，德山會裏倒嶽傾湫，臨濟門下全無縫罅。既是全無縫罅，因什得到今日？」又卓一下，云：「白雪還須白雪酬，黃金自有黃金價。」

除夕，小參：「風光淡淡，人人懷歲暮之心；日影輝輝，處處營過年之計。長街短陌，萬戶千門，子母錢籌笑無休，君臣禮對揚有度，往者擾擾，來者憧憧，總不知承誰恩力？著甚來繇？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鮮矣。唯我林下人，不因時變，不逐物遷，臘月三十日與尋嘗無異，尋嘗日子與臘月三十日一般，新舊不干懷，利名不掛念，看梨花七八片，聽爆竹兩三聲，山果幾盤，清茶數盞，不唱田家樂，不烹露地牛，倒拈無孔笛，冷處逞風流，一人為主，眾人為伴，一處若通，千門皆透，盡十方世界，會十世古今，僧俗男女、士農工商，莫不從這裏入，證平等性智，游戲神通，成就眾生，淨佛國土，有權有實，無黨無偏。且道：正與麼時，機輪不動，一道平懷，又作麼生？」良久，云：「歲盡年窮，無物秖待，煩勞眾慈，伏惟珍重。」

己亥元旦，上堂。「向上一路，大地無私；千聖不傳，腳頭有據。踢開玄要徑，踏斷迅流機；沿山推白雲，就地拾明月。如娑竭出海，宮殿震驚；似金翅搏風，海天肅穆。非關玅用，不是神通；水月現前，風雲自異。到這裏，嬉笑怒罵，萬象增輝；動轉施為，森羅添彩。乾坤莫可蓋載，日月無從照臨；眾聖欽威，萬靈仰德。橫身界外，誰敢出頭？且把斷全鋒別開靈燄一句又作麼生道？煦日爍開天際雪，好風吹綻嶺頭梅。」

上堂。僧問：「寒隨臘盡，暖逐春回，如何是不遷義？」師云：「昨日晴，今日雨。」僧云：「忒煞新鮮。」師云：「腳下事作麼生？」僧云：「適從東廊上來。」師云：「拖泥帶水，著甚來

繇？」僧作禮，云：「謝師荅話。」師打一棒，云：「忒煞新鮮。」乃云：「本來面目，描不成、畫不就，未稱敏匠；現前一機，把得定、作得主，好手徒誇。截斷葛藤，便可掀天揭地；透過金網，何難倒嶽傾湫？興化于大覺棒頭薦得先師在黃檗喫棒底意旨則且置，秖如臨濟門下一條赤梢鯉，因什向南方蘧蒢裏淹殺？」擊拂子，云：「換骨洗腸重整頓，通身是眼更須參。」

穀日蓮社弟子丘上慧等請上堂。舉：「古云：『心隨萬境轉，轉處實能幽，隨流識得性，無喜亦無憂。』」喝一喝，云：「大小祖師只解隨波逐浪，不能截斷眾流，豈況函蓋乾坤、目機銖兩？若約衲僧門下，何啻十萬八千？且道：衲僧門下有甚長處？設使言前薦得，尤為滯殼迷封；縱饒句下精通，未免觸途狂見。直須機先斬截，異見不生，大用現前，不拘小節，聲色頭上坐臥，聲色不到；見聞堆裏出沒，見聞不及。所以，山僧自到此間，玄玅機關和身坐斷，現成人境雙手打開，秖是晝明夜暗、春暖秋涼，有時林木欣欣、泉流活活，繁花競艷、豐草向榮，玲瓏嵁薜荔鬖鬖、浣香洞波紋疊疊；有時樹凋葉落、體露金風，皎月凌空、清光透座，埜鴨子飛鳴漾月梁邊、白藕花香散錦淙灘畔，榮者自榮、枯者自枯，人見光明燦爛，我正土面灰頭；人見冷淡清虛，我正全彰文彩。恁麼中不恁麼、不恁麼中卻恁麼，正恁麼時，不涉榮枯、不隨境轉，又且如何？閒持經卷倚松立，笑問客從何處來？」

上堂。「可中學道，須要見得透，又要歇得落。見得透，方纔歇得落；歇得落底，自然見得透。透得歇得，正在半途，蹋倒化城，寶所在近。」拈起拄杖云：「見麼？」卓一下云：「聞麼？」顧左右云：「聞見分明，寶在什麼處？」擲下拄杖云：「海神知貴不知價，留與人間光照夜。」

上堂。「祖師道：『不用求真，唯須息見。』石頭和尚云：『承言須會宗，勿自立規矩。』若會得這個說話，透出非非想處，卻來五濁界裏橫身，見無神通菩薩作用，如空花陽燄，德山用棒、臨濟用喝，如小兒戲。又見一類毛道凡夫，穿著通身文錦，向爛泥裏坐地，耽湎欲樂，流浪生死，不覺不知、忍俊不禁，轟個青天霹靂，令渠省悟。驚得山門頭個漢橫開大口道：『這一聲子不妨暢快、不妨奇特。』然雖如是，也有到處、也有不到處。」拈拄杖，云：「還有人點撿得出麼？」

永嘉平田僧彥和尚訃音到，上堂。「千峰頂上一道清虛，時人知有；十字街頭隨機隱顯，佛祖罔窺。藏身處沒蹤跡，沒蹤跡處不藏身，即不問你諸人，秖如拄杖子火發，燒卻山河大地，無位真人又向甚處出現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同門出入不同塗，相識還如不相識。」

上堂。「事不孤起，起必有因；法必仗緣，緣生無性。不見僧問乾峰：『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門，未審路頭在甚麼處？』乾峰以拄杖畫一畫，云：『在這裏。』可謂蕩蕩一條官驛路，晨昏曾不礙人行。叵耐雲門個漢不辨來端，和泥合水，拈柄破扇，指東話西，致令天下衲子不是翻空脫節，便向平地喫交、糞堆頭罨殺。這老漢有什麼罪過？月掌今日對眾舉覺，不圖別開門戶、更闢路頭，秖是截斷枝岐，築殺要徑，務令盡大地拋家日久之徒不動一步，直踏本鄉。」驀卓拄杖，云：「還委悉麼？」良久，復云：「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門，路頭在什麼處？你也在這裏，我也在這裏，學人不會，劈脊便棒，從教腳底毛生。」

上堂。「心月孤懸，光吞萬象，一任諸人撮摸。及乎光境俱亡，仰面看天不見天，低頭覷地不見地。伶俐衲僧這裏開得一隻眼，向孤峰頂上呵佛罵祖，也怪伊不得。何以？不見道：利動君子。」

上堂。「眾生本不迷，諸佛何曾悟？不悟與不迷，頭頭皆顯露。堪嗟開眼人，覷見總不顧。」驀顧左右，云：「大眾！耳門裏七穿八穴，是顧不顧？腳跟下橫三豎四，是顧不顧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要見黃河清，三千年一度。」

上堂。「若論此事，如一團燄火相似，觸著便燒、傍著便燎，那有一星事，更無半點因？秖為百丈老漢無中生有，向冷處撥開；更有個龍潭和尚將有作無，於明頭吹滅。明頭吹滅，誰知烈燄迸天？冷處撥開，未免寒灰遍界。致使盡大地赤骨律漢處處因風縱火、頭頭就地生煙，趨炎附暖底不顧爛額焦頭、添薪熾炭底那管眉毛墮落？德山亂棒撲不滅、滂沱熱喝喝不熄，饒將八斛四斗覿面傾來、千七百機從頭弄出，濟得什麼邊事？」驀顧左右，云：「大眾！從上且置，秖如雲門扇子[跳-兆+孛]跳上三十三天，築著帝釋鼻孔；東海鯉魚打一棒，雨似盆傾。總不出諸人十二時中尋嘗日用，因什也相救不及？」良久，擊禪床，云：「機關不是韓光作，莫把胸襟當等閒。」

晚參。「祖師西來別無周折，秖為諸人保任此事，汝有一尺還汝一尺、汝有一寸還汝一寸，不與汝添一法如微塵許、不與汝減一法如微塵許，不教汝便恁麼休去。若有一法可添，即成鈍置；汝有一法可減，即成埋沒。汝若便恁麼休去，破砂盆、鈯斧子又教阿誰提掇？世間沒有天生底釋迦、自然底彌勒，上來下去、築著磕著處總不可輕輕放過，三十年後知廉識恥去，方見月掌老婆為得你徹困。」

上堂。「心清淨是佛，心光明是法。山河大地、色空明暗、清淨光明無處不周遍，佛之與法亦無處不周遍。汝等諸人總在佛頂上行住坐臥、佛面上視聽食息，煒煒煌煌、巍巍堂堂，莫不意氣高閒、情

懷卓犖，因什被人問道如何是佛，卻又頭定眼直？」良久，喝一喝，云：「賊身已露。」
上堂。「思而知，慮而得，鬼家活計；黜智聰，杜聞見，外道邪宗。翻轉面皮，自可陶鎔祖佛；拽脫鼻孔，正好眼目人天。百丈於馬師喝下喪卻全身即不問，你諸人亮座主直入西山，雖則杳無消息，畢竟甚麼處是個住頭？」良久，云：「水分千派月，山鎖一溪雲。」
退院，上堂。「榔栗橫擔，草鞋緊峭，只解恁麼去，不解恁麼來；高掛缽囊，拘拆拄杖，只解恁麼來，不解恁麼去。所以，孤峰獨宿，道絕千差；垂手入廛，事無一向。不見三年前一轉語，群山聳峻，萬派澄渟，直得諸佛祖師吞聲飲氣；三年後一轉語，天迴地轉，兔走烏飛，一任蠓蠛醢雞光風霽月。權衡既得在手，收放自合乘時，若非轉處孤危，豈得當機卓絕？人天莫測，魔外罔窺，獨步大方，高超物表。且道：沿流得玅，就路還家一句又作麼生？」良久，云：「春水穩乘天上棹，曉霞平踏嶺頭雲。」復成一頌：「長年庭戶絕囂塵，秖有孤藤伴病身，此日相攜歸舊隱，埜花啼鳥一般春。」拽拄杖，下座。
內紹禪師語錄卷第二

內紹禪師得閒堂頌古

侍者照昱記錄

初祖達磨因梁武帝問：「如何是聖第一義？」祖曰：「廓然無聖。」帝曰：「對朕者誰？」祖曰：「不識。」帝不領悟。
碧眼波斯入大唐，珍珠拋卻獻檳榔。殿頭天子通身貴，不問龍宮舊藥方。
初祖因神光參承，立雪斷臂，悲淚求法，乃云：「諸佛最初求道，為法忘形，汝今斷臂，求亦可在。」遂易名慧可。問云：「諸佛法印可得聞乎？」祖云：「諸佛法印匪從人得。」可云：「我心未寧，乞師安心。」祖云：「將心來，與汝安。」可云：「覓心了不可得。」祖云：「與汝安心竟。」可於此悟入。
血濺深雪遍山紅，凍壑冰泉頃刻通。百草頭邊風凜凜，一枝獨拔少林宗。
將個心來與汝安，通身冷汗即時乾。那堪一印源頭濁，帶累兒孫啖鐵丸。

初祖滅後，既葬熊耳山，其年魏使宋雲西域歸，遇祖於蔥嶺，手攜隻履，翩翩獨逝。雲問：「師何往？」祖云：「西天去。」雲歸，具說其事。迨啟壙，惟空棺隻履存焉。

隻履西東落處寬，嶺頭莫怪步蹣跚。腳根自越流沙後，不唱關山行路難。

璨祖因沙彌道信禮拜云：「乞與解脫法門。」祖云：「誰縛汝？」曰：「無人縛。」曰：「何更求解脫乎？」信於言下大悟。

千縷遊絲萬縷楊，何曾綰住豔春光。繁花落盡鶯啼寂，留得濃陰送日長。

五祖忍大師先為破頭山栽松道者，嘗問四祖云：「法道可得聞乎？」祖云：「汝已老，脫有聞，其能廣化耶？倘再來，吾當遲汝。」道者即回策，托孕周氏女。洎產，以為不祥，拋濁港中，泝流而上，氣體鮮明，遂舉之。成童，隨母乞食。祖於黃梅路上逢之，見骨相奇秀，問曰：「子何姓？」曰：「姓即有，不是嘗姓。」祖曰：「是何姓？」曰：「是佛性。」祖曰：「汝無姓耶？」曰：「性空故無。」祖知是法器，乞令出家，付法傳衣。

青松栽罷老無依，錯過蘄春第一機，濁港轉來藏不得，卻遭無性驀頭錐。

六祖隱於法性寺，暮夜風颺剎旛，聞二僧對論，一云風動，一云旛動，往復未決。祖云：「直以風旛非動，仁者心動耳。」

山精年老據瓊臺，花洞巖扉到處開。賺得阮郎歸舊路，轉身拖出尾巴來。

六祖因僧問：「黃梅衣缽是何人得？」祖曰：「會佛法者得。」曰：「和尚還得否？」祖曰：「不得。」曰：「因甚不得？」祖曰：「我不會佛法。」

師度何如自度親，黃梅衣缽付何人。伏犀有骨封侯定，眼裏無筋一世貧。

六祖一日云：「吾欲歸新州，汝等速治舟楫。」門人云：「師從此去，早晚卻回？」祖云：「葉落歸根，來時無口。」

來時無口即歸根，葉落秋風見斧痕。盡道新州賣柴漢，不知元是嶺南能。

南嶽讓和尚參六祖，祖問：「什麼處來？」曰：「嵩山來。」祖曰：「什麼物恁麼來？」讓曰：「說似一物即不中。」

水天交映碧沖融，透網金鱗徹尾紅。頭角自成霄漢外，飛騰那更藉春風。

讓祖居南嶽時，有沙門道一住傳法院，嘗日坐禪，祖知是法器，問云：「大德！坐禪圖什麼？」曰：「圖作佛。」祖乃取一磚於彼菴前石上磨，曰：「磨作什麼？」祖曰：「磨作鏡。」曰：「磨磚豈得成鏡？」祖曰：「坐禪豈得成佛？」曰：「如何即是？」祖曰：「如牛駕車，車若不行，打牛即是？打車即是？」道一悟旨於言下，遂印心傳法焉。

佛非定相坐難尋，磚上無光磨豈明，拽轉車牛親下手，一時穿了鼻頭繩。豁卻鼻，斷卻繩，馬駒踏殺天下人，山前一片閒田地，依舊春來草自青。

馬祖上堂云：「自從胡亂後，三十年不少鹽醬。」

截流機險霸西江，卓卓清涼寂滅幢，胡亂打開鹽醬後，佛魔凡聖總心降。

百丈侍馬祖行次，見埜鴨群飛過，祖曰：「是什麼？」曰：「埜鴨子。」祖曰：「甚處去也？」曰：「飛過去也。」祖遂扭丈鼻，丈負痛失聲，祖曰：「又道飛過去也。」丈於言下有省。

誰薦當機第一功，揮天刮地巨靈峰。虛空出手無多子，分破青山千萬重。

次日，馬祖陞座，眾纔集，丈出，卷卻拜席，祖便下座。丈隨至方丈，祖曰：「我適來未曾說話，汝為甚卷卻席？」丈曰：「昨日被和尚扭得鼻頭痛。」祖曰：「汝昨日向甚處留心？」丈曰：「鼻頭今日又不痛也。」祖曰：「汝昨日深明事。」丈作禮而退。

獅窟迴無狐兔跡，龍宮不著死蝦蟆。崖前月白頻翻擲，海面風恬捲浪花。

百丈再參馬祖，侍立次，祖目視禪床角拂子，丈曰：「即此用？離此用？」祖曰：「汝向後開兩片皮，將何為人？」丈取拂子豎起，祖曰：「即此用？離此用？」丈掛拂子於舊處，祖振威一喝，丈大悟。

放去收來自絕蹤，卻從喝下喪家風。髑髏穿透開雙眼，閒向兒孫誇耳聾。

百丈後住大雄山，一日謂眾曰：「佛法不是小事，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，直得三日耳聾。」黃檗聞舉，不覺吐舌。丈曰：「子已後莫嗣馬祖去麼？」檗曰：「不然。今日因和尚舉，得見馬祖大機之用，然且不識馬祖。若嗣馬祖，已後喪我兒孫。」丈曰：「如是，如是。見與師齊，減師半德；見過於師，方堪傳授。子甚有超師之見。」檗便禮拜。

怨恨難忘痛處拳，一回提起奮呼天。雄心激動傍觀客，霜刃橫抽按馬前。

吐舌驚群顯大機，威儀狼藉便超師。大雄山下新生虎，牙爪通身會起屍。

百丈埜狐話。

新羅附子，舶上茴香。一般行貨，物貴離鄉。高低識取鉤頭意，莫向盤中錯度量。

百丈上堂云：「靈光獨耀，迥脫根塵。體露真嘗，不拘文字。心性無染，本自圓成。但離妄緣，即如如佛。」

衲擁嵐光雪照眉，住山年遠忘來時。看雲獨上溪橋立，清冷不知身是誰。

黃檗上堂，大眾纔集，師拈拄杖一時打散，復召大眾，眾回首，師曰：「月似彎弓，少雨多風。」

一枝神槩潑天風，殺活全機振域中。百萬天驕臣伏後，陣前聊戲月如弓。

黃檗因裴相國托一尊佛於師前，跪曰：「請師安名。」檗召曰：「裴休！」裴應諾。檗曰：「與汝安名竟。」裴便禮拜。

柳綰長條花染衣，鶯啼滑滑喚春歸。落英水面重鋪錦，千古文章只自知。

臨濟大師參黃檗，問：「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？」檗便打。如是三度問，三度被打。

的的大意，一場特地。三頓烏藤，全無巴鼻。棒頭曾不掛絲毫，直下掀翻第一義。

臨濟到高安參大愚，愚問：「甚處來？」曰：「黃檗來。」愚曰：「黃檗有何言句？」曰：「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，三度被打，不知有過無過？」愚曰：「黃檗與麼老婆心切，為汝得徹困，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？」濟於言下大悟，曰：「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。」愚搦住曰：「這尿床鬼子！適來道有過無過，如今卻道黃檗佛法無多子，你見個甚麼道理？速道！速道！」濟於大愚肋下築三拳，愚拓開曰：「汝師黃檗，非干我事。」

片言相投，觸著汗流。面門一滴，肋下傾湫。收虎尾，據虎頭，千古萬古風颼颼。

臨濟回黃檗，檗問：「這漢來來去去，有甚了期？」曰：「只為老婆心切。」便舉前話。檗曰：「大愚饒舌，待來痛與一頓。」曰：「說甚待來，即今便打。」隨後便掌。檗曰：「這風顛漢來這裏捋虎鬚。」濟便喝。檗喚侍者曰：「引這風顛漢參堂去。」

魚脫重淵，龍飛碧漢。逆水興波，迥無畔岸。一句截流，即今便判。撒風撒顛，吾宗輝煥。

臨濟住院後，一日謂普化、克符曰：「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，汝且成褫我。」二人珍重下去。三日後，普化上來問：「和尚三日前說甚麼？」師便打。三日後，克符上來問：「和尚三日前打普化作甚麼？」師亦打。

羅紋交織，曲不藏直。十字街頭，重栽荊棘。三日後兮三日前，成褫不費纖毫力。烏藤掣出快如風，祖佛骨毛寒慄慄。

臨濟凡見僧入門便喝。

見人便喝，口門寥廓。佛法商量，無繩自縛。

臨濟上堂次，兩堂首座相見，同時下喝。僧問：「還有賓主也無？」濟曰：「賓主歷然。」復召眾曰：「要會臨濟賓主句，問取堂中二首座。」

佛法何消用許多，主賓歷歷絕淆訛。自從舞得三臺後，拍拍元來總是歌。

無位真人。

八稜拳下無碑記，一字關頭六不收，匝地毘嵐吹不起，倒騎船子下揚州。

臨濟將涅槃，謂眾曰：「吾滅後，不得滅卻吾正法眼藏。」三聖出曰：「爭敢滅卻和尚正法眼藏？」師曰：「已後有人問你，向他道甚麼？」聖便喝。師曰：「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卻？」

回頭斂尾卷全威，搏象雄心孰可灰？正眼付來師子子，瞎驢邊滅吼如雷。

《金剛般若》云：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」

床窄先臥，粥稀後坐。拔得鞋跟，褌襠牽破。千年滯貨無人問，趕向崖前看水磨。

《法華經》云：「止止不須說，我法妙難思。」

紫霞宮闕翠雲裳，羯鼓繁花樂帝鄉。但得皇風成一片，更於何處問封疆。

鐵門檻斷字元無，鳥蹟書雲亂擘窠。流到永和年代遠，烏焉為馬轉淆訛。

龍濟和尚示眾云：「是柱不見柱，非柱不見柱，是非已去了，是非裏薦取。」

洪濤萬頃開天池，鐵花影落魚龍迷。長鯨一吸海水盡，森然露出珊瑚枝。

巖頭示眾云：「未入門來，早與三十棒。」

舌頭拄地，鼻孔撩天。便恁麼去，十萬八千。

僧問雲門：「如何是雲門一曲？」門云：「臘月二十五。」

鼓笛無腔古廟東，村村隨例送年窮。山家曲調宮商別，信口嗚咿弄晚風。

世尊陞座，文殊白椎云：「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」世尊便下座。

文殊承虛接響，世尊將錯就錯。賺他百萬人天，看你一上一落。

世尊因五通仙人問：「世尊有六通，我有五通，如何是那一通？」世尊召云：「仙人。」仙人應諾。世尊云：「那一通你問我？」

那一通，你問我，平坡不必重加土。春到從教草木青，短長總落樵人斧。

那一通，絕羅籠，當門齒豁不關風。憶得小時騎竹馬，看看又是白頭翁。

世尊因外道問：「不問有言，不問無言。」世尊良久，外道讚歎云：「世尊大慈，開我迷雲，令我得入。」作禮而去。阿難白佛：「外道得何道理，稱讚而去？」世尊云：「如世良馬，見鞭影而行。」

笑殺靈山個老胡，見人當面受塗污。追風果若真良馬，鞭影何須耳畔過。

迦葉尊者因阿難問：「世尊傳金縷袈裟外，別傳個甚麼？」迦葉召云：「阿難！」阿難應諾。迦葉云：「倒卻門前剎竿著。」

倒卻剎竿著，不必倩人扶。斫落月中桂，清光應更多。

無邊身菩薩將竹杖量世尊頂，直至梵天終不能見，乃合掌說偈讚歎而去。

長隄短陌花如織，半卷湘簾展刀尺。擬將疋練剪春光，春光遍界難收拾。

一切眾生喜見菩薩燃百福莊嚴臂，供養日月淨明德佛舍利。爾時，天人見其無臂，悲哀懊惱。一切眾生喜見菩薩立誓曰：「我捨兩臂，必當得佛金色之臂。」作是語已，自然還復。

隨緣捨復出嘗情，烈燄何曾解煆金？雪後始知松柏操，事難方見丈夫心。

《圓覺經》云：「居一切時不起妄念，於諸妄心亦不息滅，住妄境界不加了知，於無了知不辨真實。」

行時腳跟不著地，坐時心識似風飄。手裏亂拈紅繡線，口中嘗唱皂羅袍。

世尊因調達謗佛，生身入地獄，令阿難問：「在地獄中安否？」曰：「我雖在地獄，如三禪天樂。」又令問：「還求出

否？」曰：「待世尊來便出。」阿難曰：「佛是三界導師，豈有入地獄分？」曰：「佛既無入分，我豈有出分？」

九曲河冰天上瀾，朔風吹結逼人寒。不因狐跡傳消息，誰識堅凝徹底乾。

世尊說《大集經》，敕天上人間一切鬼神，會輯受囑，擁護正法，無有不順敕者。唯一魔王曰：「瞿曇！我待一切眾生成佛，盡眾生界空，無有眾生名字，我乃發心。」

足躡芒履笠蓋頭，得閒何地不風流。浮生穿鑿休關我，今已從人呼馬牛。

世尊初生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周行七步，目顧四方，作師子吼曰：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」

指天指地漫稱誇，撒盡風顛也大差。父母未生前面目，渾身何處弄泥沙。

雪峰問僧：「近離甚處？」曰：「覆船。」峰曰：「生死海未渡，為甚覆卻船？」僧無語，乃回舉似覆船，船曰：「何不道渠無生死？」僧再至，進此語，峰曰：「此不是汝語。」曰：「是覆船恁麼。」峰曰：「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，二十棒老僧自喫，不干閣黎事。」

生死海未渡，如何覆卻船？渠儂無生死，鼻孔自撩天。我有二十棒，古今為榜樣。象骨巖高到者稀，清風滿路許誰知？

寶誌公傳語南嶽思大禪師云：「何不下山教化眾生？目視雲漢作甚麼？」思大云：「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，何處更有眾生可化？」

冰梨火棗淡無涯，入口休將異味誇。吐卻更須槌碎核，莫教落地又生芽。

有尼參臨濟，要開堂。談空勘云：「你有五障，不得開堂。」尼云：「龍女成佛有幾障？」空云：「龍女現十八變，你試變看。」尼云：「不是埜狐精，變個甚麼？」談空便打數拄杖。

海邊拾個草頭方，枝葉根莖徹骨香，寒熱溫平都弗論，逢人問著便傾囊。驀撞到，老純陽，拈出金針丈二長，腦後一錐當不得，卻回煙棹上瞿塘。

大慈和尚示眾云：「老僧一生不會答話，只解識病。」時有僧出來，大慈便歸方丈。

潑潑西風碧浪開，一鉤拋去一黃能，夜深不入非熊夢，白月清霜滿釣臺。(能音乃字平聲。)

魯祖尋嘗見僧來，便面壁。

纔見僧來便面壁，無端費卻千鈞力。人去從教翻轉身，風前依舊無巴鼻。

僧參南院，纔到面前，僧云：「敗也。」院引拄杖向僧面前，僧無語，院便打。

金縷長鞭拂紫霄，馬頭不憚嶺雲高，秖憐一曲驪駒恨，動地春風吹不消。

鄧隱峰在襄州破威儀堂，只著襯衣，拈靜槌云：「道得即不打，道不得即打。」眾皆默然，峰便打一下。

道得即不打，白玉難藏假。道不得即打，誰是知音者。一眾盡無言，風流更儒雅。鏗然下一槌，落處真蕭灑。各自奔前程，相逢不下馬。

同光帝幸河北，問興化和尚云：「朕收中原，獲得一寶，只是無人酬價。」化云：「請陛下寶看。」帝引手展襆頭腳。化云：「君王之寶，誰敢酬價？」

中原平後事宜休，寶價如泥孰可酬？好把甲兵銷鑄盡，五風十雨共悠悠。

南陽忠國師一日喚侍者，者應諾，如是三召三應。國師云：「將謂吾辜負汝，卻是汝辜負吾。」

松下仙壇夜不關，步虛聲遠答空山。夢回塵世誰聞得，月裡唯容白鶴還。

僧問趙州：「大耳三藏第三度覓國師不見，未審在什麼處？」州云：「在三藏鼻孔裏。」大愚芝云：「只如三藏還得國師鼻孔麼？」

國師鼻孔等虛空，大耳他心處處通。若道這回看不見，前來誰個錯相逢。

石鞏禪師本以弋獵為業，因逐鹿過馬祖菴前，祖乃逆之，師遂問：「還見鹿過否？」祖曰：「汝是何人？」曰：「獵者。」祖曰：「汝解射否？」曰：「解射。」祖曰：「一箭射幾個？」曰：「一箭射一個。」祖曰：「汝不解射。」曰：「和尚解射否？」曰：「解射。」曰：「一箭射幾個？」祖曰：「一箭射一群。」曰：「彼此生命，何用射他一群？」祖曰：「汝既知如是，何不自射？」曰：「若教某甲自射，直是無下手處。」祖曰：「這漢曠劫無明，今日頓息。」師遂擲下弓箭，投祖出家。

箭落群空血濺天，若教自射命難全。機先發得遼空鏃，萬象森羅一線穿。

靈雲禪師初在溈山，因見桃花悟道，有偈云：「三十年來尋劍客，幾回落葉又抽枝。自從一見桃花後，直至如今更不疑。」

桃花見後破重疑，脫殼烏龜出水泥。林下競頭傳盛事，竹雞還向五更啼。

溈山覽偈，詰其所悟，與之符契，囑曰：「從緣悟達，永無退失，善自護持。」

從緣薦得絕淆訛，獻佛香靈不在多。但得久長甘冷澹，聖情凡見自消磨。

有僧舉似玄沙，沙云：「諦當甚諦當，敢保老兄未徹在。」

一言諦當樹頭風，吹落殘花滿地紅。敢是老兄猶未徹，卻拈彩筆畫虛空。

香嚴上堂云：「若論此事，如人上樹，口銜樹枝，腳不蹋枝，手不攀枝。」樹下忽有人問：「祖師西來意？不對他，又違所問；若對他，又喪身失命。正恁麼時，如何即得？」

攀枝踏榦老香嚴，勾引平人掛樹顛。拚斷命根全問答，相逢都是地行仙。

玄沙示眾云：「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，秖如三種病人作麼生接？患盲者，拈槌豎拂他又不見；患聾者，語言三昧他又不聞；患啞者，教伊說又說不得。若接不得，佛法無靈驗。」

官不容針私透車，晝明夜暗六窗虛，盲聾瘖啞人誰是？世上空傳本艸書。

玄沙上堂，眾集，遂將拄杖一時趁下，卻回向侍者道：「我今日作得一解，險入地獄如箭射。」者云：「喜得和尚再復人身。」

驃騎威風偃萬軍，凱歌喧奏氣如雲。山西將種閒韜略，千古嘉名天下聞。

雲蓋問石霜：「萬戶俱閉即不問，萬戶俱開時如何？」霜云：「堂中事作麼生？」蓋云：「無人接得渠。」霜云：「道也煞道，只道得八九成。」蓋云：「卻請師道。」霜云：「無人識得渠。」

千巖水落風生壑，萬戶雲開月滿堂。塵外迥無人跡到，夕嵐封斷一階霜。

子湖和尚夜半於僧堂前叫捉賊，大眾皆驚，一僧從堂中出，子湖攔胸把住云：「捉得也，捉得也。」僧云：「某甲不是。」湖云：「是即是，只是不肯承當。」

鬧裏尋嘗萬萬千，暗中攔著亦徒然。鉤錐是甚閒家具，鼻孔撩天不用穿。

子湖於門下立一牌，上書云：「子湖有一隻狗，上取人頭，中取人心，下取人足，擬議即喪身失命。」僧參，方揭簾，湖喝云：「看狗！」僧回顧，湖便歸方丈。

惡狗嗥嗥不可攖，莫從聲下鬧縱橫。回頭蹴倒牌前字，歸路清風兩袖輕。

仰山坐次，僧參，翹一足云：「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，東土六祖亦如是，天下老和尚亦如是，某甲亦如是。」山下禪床，打四藤條。其僧後凡到處，便云：「集雲峰下四藤條，天下大禪佛參。」

集雲峰下四藤條，喝起虛聲遍九霄，果是出群獅子子，不將閒話額頭標。

普眼欲見普賢，三度入定，遍觀大千世界，覓普賢不得，而來白佛。佛云：「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，便見普賢。」於是普眼纔起一念，便見普賢向空中乘六牙白象。

閒吟縱步碧峰頭，幾度尋秋不見秋。無事晚來江上望，三三兩兩釣魚舟。

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起一花，以青蓮目普視大眾，百萬人天悉皆罔措，惟迦葉尊者破顏微笑。世尊云：「吾有正法眼藏、涅槃妙心、實相無相解脫法門，付囑摩訶迦葉竟。」

一花開發萬花開，素艷清芬遍九垓。自是仙葩有奇質，採香蜂蝶漫飛來。

暖回金屋獨嘻噓，不想當年鬥草嬉。陌上郎君那知得，花心柳眼總堪悲。

西天八祖佛馱難提，從一長者求侍者。長者云：「我子伏馱密多，年已五十，口未曾言，足未曾履。」祖云：「如汝所說，真我弟子。」伏馱聞之，遽起禮拜，而說偈曰：「父母非我親，誰是最親者？諸佛非我道，誰是最道者？」祖以偈答云：「汝言與心親，父母非可比。汝行與道合，諸佛心即是。外求有相佛，與汝不相似。欲識汝本心，非合亦非離。」伏馱聞偈已，便行七步。

不履行偏遠，無言韻轉高。國清才子貴，家富小兒驕。玉版尊前奏，瑤琴月下調。知音酬唱後，風度自飄飄。

西天第十祖脅尊者問長者子富那夜奢云：「汝從何來？」奢云：「我心非往。」祖云：「汝何處住？」奢云：「我心非止。」祖云：「汝不定耶？」奢云：「諸佛亦然。」祖云：「汝非諸佛。」奢云：「諸佛亦非。」

急水灘頭放個罾，金鱗纔觸便奔騰。漁翁空送隨流眼，不覺風來舟自橫。

十四祖龍樹尊者，至南印度說法，於法座上現自在身，如滿月輪。一切眾惟聞法音，不睹祖相。迦那提婆云：「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，以示我等。蓋以無相三昧，形如滿月，佛性之義，廓然虛明。」言訖，輪相即隱，復居本座。

搖搖破扇賣清風，撲面呈來若個逢？盡道五天行市好，而今秋老卻成空。

世尊因文殊忽起法見、佛見，被世尊威神攝向二鐵圍山。

七珍八寶連塵掃，金毛獅子何處討？大都年老總成魔，扶得起時又推倒。

《圓覺經》云：「一切障礙，皆究竟覺。」

過頭開坐具，叉手念摩訶。望天噇白飯，就地種黃瓜。箇般行徑誰容得，天下叢林愛作家。

巖頭和尚示眾云：「識取去底，識取住底。」

趁盡驢唇馬嘴，弄出棚頭傀儡。脫卻籠頭卸角馱，白雲片片隨流水。

其二

天外奇峰疊亂青，落紅成陣掃啼鶯。風流最是雕鞍客，擲下金鞭匝地春。

西天二十四祖師子尊者，因罽賓國王仗劍問云：「師得蘊空否？」祖云：「已得蘊空。」王云：「離生死否？」祖云：「已離生死。」王云：「既離生死，可施我頭。」祖云：「身非我有，何吝於頭？」王即揮刃斷尊者頭，白乳涌高數尺，王之右臂旋亦墮地。玄沙云：「大小師子尊者頭，也不解作得主。」

碁逢敵手通枰活，曲遇知音轉調高。局破漫勞重逴斡，斷絃不必覓鸞膠。

維摩會上，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竟。文殊云：「我於一切法，無言無說，無示無識，離諸問答，是為菩薩入不二法門。」於是復問維摩：「仁者當說何等是不二法門？」維摩默然。文殊讚云：「乃至無有語言文字，是菩薩真入不二法門。」

水窮山盡石門開，親入桃源又轉來。堪笑人間總凡骨，只應元亮是仙才。

文殊令善財採藥，云：「是藥者，採將來。」善財遍觀大地，無不是藥者，卻來白云：「無有不是藥者。」文殊云：「是藥者，採將來。」善財於地上拈一莖草，度與文殊。文殊接得，示眾云：「此藥亦能殺人，亦能活人。」

相逢一老一不老，殺人活人一莖草。途中盡是不眠人，莫向風前誇起早。

天親從兜率內院而下，無著問：「人間四百年，彼天為一晝夜，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，證無生法忍，未審說甚麼法？」天親云：「秖說這個法，秖是梵音清雅，令人樂聞。」

秖說這個法門，普天雨似盆傾，黃泉浸透鼻孔，青霄插出牙根。

須菩提尊者說法次，帝釋雨花，者問云：「此花從天得耶？從地得耶？從人得耶？」釋云：「弗也。」者云：「從何得耶？」釋乃舉手，者云：「如是，如是。」

說法臺前花雨新，空巖別是一家春。遙空隻手分明舉，來處無勞更問人。

無厭足王入大寂定，乃敕有情、無情皆順於王。若有一物不順於王，即入大寂定不得。

秋堂一雨自生涼，水檻平添荷芰香。但使主人能醉客，不知何處是他鄉。

賓頭盧尊者赴阿育王宮大會齋，王行香次，作禮問云：「承聞尊者親見佛來，是否？」者以手策起眉毛云：「會麼？」王云：「不會。」者云：「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，吾是時亦預其數。」

眉毛策起笑盈腮，覿面明明佛眼開，阿耨達池曾預會，這回不在數中該。

障蔽魔王領諸眷屬，一千年隨金剛臍菩薩覓起處不得。一日忽得見，乃問云：「汝當依何而住？我千年覓汝起處不得。」臍云：「我不依有住而住，不依無住而住，如是而住。」

從來共住不相知，起處無蹤覓甚誰？一日忽然親得見，千年始悟弗空隨。不依有住并無住，超出前時與後時，珍重參方好龍象，謾將魔佛播唇皮。

那吒太子析骨還父，析肉還母，然後現本身，運大神力，為父母說法。

析骨析肉，是何面目。亞眼迸開，子母性復。開口不在舌頭，動步那移雙足。轉天關，掀地軸，剜卻東南補西北。金鞭擊破太虛空，六六依然三十六。

廣額屠兒於涅槃會上放下屠刀，立便成佛，自云是賢劫千佛一數。

自是千佛一數，從來不用功夫，放下屠刀立地，當機莫怪麤疏。洞簫聲斷碧雲收，花氣衝簾別樣秋。一曲艷歌人不見，月華騰彩賣風流。

經首[米-木+八]字。

以元不是八仍非，心絕希求口喪詞。透過目前無義句，琅函玉軸任君披。

《楞嚴經》：「吾不見時，何不見吾不見之處？若見不見，自然非彼不見之相。若不見吾不見之地，自然非物，云何非汝？」

腳頭腳底趁全鋒，朝到西天暮返東，鬧裏看花人不見，踢翻香海現靈峰。

《楞嚴經》：「若能轉物，即同如來。」

打破蔡州城，殺卻吳元濟。拍手唱鐃歌，清風動天地。

《楞嚴經》：「見見之時，見非是見，見猶離見，見不能及。」

尺能短，寸能長。堅冰送煖，赫日生涼。耳中窺艷彩，眼裏聽寒螿。見不及，好商量。愁人莫向愁人說，說與愁人總斷腸。

《楞嚴經》：「諸可還者，自然非汝；不汝還者，非汝而誰？」

蛾眉粉臉好排場，放去收來線索長。直下打開青幔子，一棚醜拙不堪當。

《楞嚴經》：「跋陀婆羅白佛：『我以隨例入浴，忽悟水因，既不洗塵，亦不洗體，中間安然，得無所有，妙觸宣明，成佛子住。』」

離塵離體，何有中間。蠟人向火，薄處先穿。燈籠露柱呵呵笑，木馬泥牛走似煙。

《金剛般若》云：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」

勸酒觸翻盤盞，唱歌拶破唇皮。含笑送人上路，半空撤卻雲梯。

《文殊所說般若》云：「清淨行者不入涅槃，破戒比丘不墮地獄。」

清淨行者，慣會打野。破戒比丘，不掛絲頭。涅槃不肯住，地獄豈能收。騎駿馬，跨青牛，百尺竿頭輥繡毬。有意氣時添意氣，不風流處更風流。

馬鳴大士問富那尊者曰：「我欲識佛，何者即是？」者曰：「汝欲識佛，不識者是。」士曰：「佛既不識，焉知是乎？」者曰：「既不識佛，焉知不是？」士曰：「此是鋸義。」者曰：「彼是木義。」復問：「鋸義者何？」士曰：「與師平出。」卻問：「木義者何？」者曰：「汝被我解。」大士豁然省悟。

千峰頂上橫戈，十字街頭索戰。出即壅水囊沙，不出即穿楊中箭。倒旗鎗，轉通變，有先鋒，全後殿。擒王射馬就來機，鋸解木開真快便。

龍樹因迦那提婆來謁，先遣侍者以滿缽水寘座前。迦那見之，以一針投之而進，欣然契會。

缽水盛來意自深，金針投入契師心。相逢盡道休官去，林下何曾見一人。

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，至鳩摩羅多舍，鳩問曰：「是何徒眾？」祖曰：「是佛弟子。」鳩聞佛號，心神竦然，即時閉戶。祖良久扣其門，多曰：「此舍無人。」祖曰：「答無者誰？」汾陽昭代云：「洎合忘卻。」

露冷疏簾不上鉤，月光穿牖暗生秋。西風一夜飄黃葉，透出林梢六不收。

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，聞風吹殿角鈴聲，乃問伽耶舍多曰：「鈴鳴耶？風鳴耶？」曰：「非風鈴鳴，我心鳴耳。」祖曰：「心復誰乎？」曰：「俱寂靜故。」祖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」即說偈付法。

風鳴鈴鳴，塞卻耳門。非風非鈴，露出眼睛。南山翠竹連天碧，北地黃河徹底清。

闍夜多尊者因月氏國王脩敬問法，乃曰：「大王來時好道，今去亦如來時。」王歎服。

乍來杲日當空照，今去清風滿路吹。世出世間總平等，往還無地著思惟。

青原令希遷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：「汝達書了回來，吾有鈯斧子與汝住山。」遷至彼便問：「不慕諸聖，不重己靈時如何？」嶽曰：「子問太高生，何不向下問？」曰：「寧可永劫受沉淪，不從諸聖求解脫。」嶽便休去。遷回，青原問曰：「子去未久，送書達否？」曰：「信亦不達，書亦不通。」遂舉前話了，卻云：「去時蒙和尚許，鈯斧子便請。」原垂下一足，遷便禮拜。

不重己靈，不慕諸聖，向上向下，無欠無剩。書亦不達，信亦不通，登山冒雨，涉水乘風。生鐵斧子，請師便與，垂下一足，低頭作禮。把柄全然沒一毫，石頭路滑清飆起。

青原問希遷：「汝什麼處來？」曰：「曹溪。」原舉拂子云：「曹溪還有這箇麼？」曰：「非但曹溪，西天亦無。」原曰：「子莫曾到西天否？」曰：「若到即有也。」原曰：「未在，更道。」曰：「和尚也須道取一半，莫全靠學人。」原曰：「不辭向汝道，恐已後無人承當。」

春風吹老百花飛，下馬壚頭半卸衣。莫怪坐來頻勸酒，自從別後見君稀。

馬祖因僧問：「和尚為什麼說即心即佛？」祖曰：「為止小兒啼。」曰：「止啼後如何？」祖曰：「非心非佛。」曰：「除此二種人來，如何指示？」祖曰：「向伊道不是物。」曰：「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？」曰：「且教伊體會大道。」

水不洗水，金不博金。無高無下，有淺有深。曹溪波浪如相似，無限平人被陸沈。

地藏琛和尚因僧問：「以字不成，八字不是，未審是什麼字？」藏曰：「看取下註腳。」

指白說皂，撮沙獻寶。添時不多，減時不少。青州梨，鄭州棗，大抵還他出處好。

南泉示眾曰：「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，王老師不恁麼道，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。」

卸帽寬袍更脫衫，呼盧賽飲話喃喃。檯盤踢倒人星散，閑看行舟落布帆。

趙州因僧問：「承聞和尚親見南泉，是否？」師曰：「鎮州出大蘿蔔頭。」

趙州親見王老，大蘿蔔出鎮州。盡道喫時爽口，不知恢破心頭。

趙州因僧問一婆子：「臺山路向甚麼處去？」婆曰：「驀直去。」僧便去。婆曰：「好箇師僧，又恁麼去。」後有僧舉似師，師曰：「待我去勘過。」師便去問，婆亦如前答。師歸謂僧曰：「臺山婆子為汝勘破了也。」

臺山直去足春寒，踏遍韶光路轉寬。處處綠楊堪繫馬，家家門底透長安。

趙州晚參，云：「今夜答話去也，有解問者出來。」時有一僧便出禮拜，州云：「比來拋磚引玉，卻引得箇塹子。」

緱嶺閒吹碧玉簫，昇仙豈待鳳來招。月明自有沖虛訣，孤負巖前展翠翹。

睦州見僧來參，便喝曰：「上座如何偷常住果子？」曰：「某甲纔到，因甚道偷常住果子？」師曰：「贓物現在鄴？」

白頭如新，傾蓋如故。贓物現在，賊是你做。

睦州上堂：「裂開也在我，捏聚也在我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裂開？」師曰：「三九二十七，菩提涅槃，真如解脫，即心即佛。我且與麼道，你又作麼生？」曰：「某甲不與麼道。」師曰：「盞子撲落地，碟子成七片。」曰：「如何是捏聚？」師乃斂手而坐。

不勞彈指寶扃開，樓閣門門見善財。一自放行消息斷，玉階空鎖舊莓苔。

西堂、百丈、南泉侍馬祖翫月次，祖問：「正恁麼時如何？」堂曰：「正好供養。」丈曰：「正好修行。」泉拂袖便行。祖曰：「經入藏，禪歸海，惟有普願獨超物外。」

偶因翫月驗家私，長會承顏次立基。只有小兒頑懶甚，別開門戶放憨癡。

興化因僧問：「四方八面來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打中間底。」僧便禮拜，師云：「昨日赴箇村齋，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，卻向古廟裏躲避得過。」

燕趙佳人解和歌，繁絃急管奈誰何。雞箏割盡攀鞍去，行處春風馬尾多。

趙州因僧辭，問：「什處去？」曰：「諸方學佛法去。」師豎起拂子云：「有佛處不得住，無佛處急走過。三千里外，逢人不得錯舉。」曰：「恁麼則不去也。」師曰：「摘楊花，摘楊花。」

有佛無佛俱勿理，腳跟鎖斷春風起。逢人相共摘楊花，漫天鋪地三千里。

趙州參百丈，丈問：「甚處來？」曰：「南泉來。」丈曰：「南泉近日有何言句示徒？」曰：「無事之人，直須悄然去。」丈曰：「悄然且致，忙然一句作麼生道？」州進前三步，丈便喝，州作縮身勢。丈曰：「大好悄然！」州便出去。

佩劍披霞謁上清，風前奏簡語泠泠。玉京不問凡間事，相送歸雲一片輕。

青原因僧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云：「廬陵米作麼價？」

廬陵米價震青雲，到底何曾見一文。翻憶鎮州蘿蔔大，算來卻有兩三分。

蒙山道明禪師因追盧行者至大庾嶺，見石上衣缽，舉之不動，乃曰：「我來求法，非為衣缽，願行者開示。」良久，盧曰：「不思善，不思惡，正恁麼時，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？」師當下大悟，遍體流汗。

本來面目絕承當，雪上無勞更著霜，堪笑近來龍象客，穿衣喫飯錯商量。

破灶墮和尚因嵩山塢有廟甚靈，殿中唯安一灶，遠近祭祀，烹殺物命甚多。師以杖敲灶三下云：「此灶只是泥瓦合成，聖從何來？靈從何起？恁麼烹宰物命。」又打三下，灶乃破墮。須臾有青衣峨冠設拜曰：「我本灶神，久受業報，今蒙師說無生法，得脫此生天，特來致謝。」師曰：「是汝本有之性，非吾強言。」神再拜而沒。

瀝血烹鮮享夜臺，神從何起聖何來？杖頭點破超然去，鬼窟掀翻舊土堆。

後僧問師：「某甲久侍左右，未蒙方便，灶神得何宗旨，便乃生天？」師云：「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，別無道理為伊。」僧佇思，師曰：「會麼？」曰：「不會。」師曰：「本有之性

為什麼不會？」僧作禮，師云：「破也！破也！墮也！墮也！」

擊破須同未合看，莫將道理寸心安。若尋本有論迷悟，卻又摶泥作肺肝。

南陽忠國師因肅宗問：「如何是十身調御？」師乃起身立。曰：「還會麼？」曰：「不會。」師曰：「與老僧過淨缾來。」

調御如何見十身？住山年老勿嫌貧，當頭古佛毫光疾，莫向臺前看淨缾。

忠國師因帝問：「如何是無諍三昧？」師曰：「檀越踏毘盧頂上行。」帝曰：「此意如何？」師曰：「莫認自己清淨法身。」

景陽鐘發透虛空，鵷鷺仙班列下風。朝罷上皇猶未覺，只緣身在蕊珠宮。

法融禪師住牛頭山，幽棲石室，有百鳥銜花之異。自見四祖後，百鳥不復銜花。

紅白花開長短枝，調笙挈榼鬧春時。青林一夜嚴霜後，果熟香殘賣向誰。

國一禪師在大內，一日見帝來，乃起立。帝云：「師何以起？」師云：「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？」

隨緣語默離四句，動靜如風絕百非。若向四威儀內見，新羅鷂子撲天飛。

鳥窠禪師因侍者告辭，問云：「甚處去？」曰：「諸方學佛法去。」師云：「若是佛法，老僧亦有少許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和尚佛法？」師拈布毛吹一吹，者領悟，更不復他遊。

接杖持缾盡指蹤，卻疑佛法不相通，布毛當下輕吹出，方信從前錯用功。

首山因省驢漢參奉竹篦，問云：「喚作竹篦即觸，不喚作竹篦則背，喚作什麼？」省掣得擲地上，山曰：「瞎。」省於言下大悟。

水立龍門天上高，金鱗乘暖溯春濤。一聲霹靂潛燒尾，攫霧拏雲透碧霄。

汾陽昭參首山，問：「百丈卷席，意旨如何？」山曰：「龍袖拂開全體現。」昭云：「師意如何？」山曰：「象王行處絕狐蹤。」昭於言下大悟，云：「萬古碧潭空界月，再三撈摝始應知。」有問者云：「見何道理，便爾自肯？」昭云：「正是吾放身命處。」

旋風刮地草萊盡，驟雨乍收溪壑清。放歌明月萬山靜，赤腳踏泥歸路輕。

雲門一日拈拄杖云：「凡夫實謂之有，二乘析謂之無，緣覺謂之幻有，菩薩當體即空。衲僧見拄杖，但喚作拄杖，行但行，坐但坐，不得動著。」

七尺縱橫麤揀黎，危坡峻阪露風規，年深不染煙霞色，殺活臨機更讓誰？

僧問藥山：「學人有疑，請師決。」山云：「晚間上來為闍黎決疑。」至晚上堂，大眾集定，山云：「今日決疑僧在什麼處？」其僧便出來，山下座把住云：「大眾！這僧有疑。」與一推，便歸方丈。

劍躍霜花出羽林，樓蘭一見會降心。將軍欲顯通神鏃，前箭輕時後箭深。

藥山不說法。院主云：「堂中師僧久思和尚示誨。」山云：「槌鐘著。」大眾集定，便歸方丈。院主隨後問云：「和尚為什麼一言不措？」山云：「經有經師，論有論師，爭怪得老僧？」

來時向道原無口，相逢何必揚家醜。腳跟不墮悄然機，那堪臂上重添肘。

藥山示眾云：「智不到處，切忌道著，道著則頭角生。」道吾便出去。雲嵓問藥山：「智師兄為什麼不秖對和尚？」山云：「卻是智頭陀會得，你去問取。」嵓卻去問：「師兄為什麼不秖對和尚？」吾云：「我今日頭痛，你問取和尚。」雲嵓遷化了，吾云：「雲嵓不知有，悔不當初向伊道。雖然如是，要且不違藥山之子。」

跨鶴仙人過五湖，腰間嘗掛一胡盧。還丹盡見隨身去，知道其中有也無。

南泉因趙州問：「如何是道？」泉云：「平嘗心是道。」

平嘗心是道，茫茫何處討。堪笑王老師，全身入荒草。

雲門和尚示眾云：「若說菩提涅槃、真如解脫，是燒楓香供養你；若說佛說祖，是燒黃熟香供養你；若說超佛越祖之談，是燒餅香供養你。皈依佛法僧。下去。」

黃葉空拳一字無，那堪馬載更驢馱。一丸燒卻全文現，三段總收歸上科。

雲門云：「聞聲悟道，見色明心。」遂舉手云：「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。放下手云：『元來是饅頭。』」

耳裏著不得水，眼裏著不得沙，饅頭胡餅齊下。摘楊花，摘楊花。

陸亙大夫問南泉：「大悲菩薩甚處得許多手眼來？」泉云：「如國家用大夫作什麼？」雪竇別云：「不及大夫所問。」

長短花枝不見春，殘紅深碧笑洪鈞。東風吹老藏無地，池面文章色轉新。

僧問趙州：「學人乍入叢林，乞師指示。」州云：「喫粥也未？」答云：「喫粥了也。」州云：「洗缽盂去。」其僧有省。

古佛家風出現成，莫嫌杓淺缽盂深。曹溪波浪如相似，無限平人被陸沈。

德山上堂云：「及盡知也，直得三世諸佛口掛壁上，猶有一人呵呵大笑。若識此人，參學事畢。」

赤手掀開水底天，踏翻波浪月田田，釣竿斫盡珊瑚樹，倒著簑衣上鐵船。

雲門上堂云：「眼睫橫亙十方，眉毛上透乾坤，下透黃泉，須彌塞卻汝咽喉。若有人會得，拽取占波與新羅門額。」

藐姑仙子玉肝腸，塵垢糠秕冰雪香。遊冶不乘風月力，等閑聲咳落明光。

僧問靈樹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樹默然。遷化後，門人立行狀碑，欲入此語，問雲門云：「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？」雲門云：「師。」

七里灘餘野鶴姿，江山文藻影離奇。筆花拂拂孤風豔，千古難酬一字師。

黃龍三關頌

我手何似佛手？

我手那堪比佛手，拈得鼻孔失卻口。拂開龍袖現全身，驚起須彌藏北斗。

我腳何似驢腳？

我腳端的是驢腳，不似楊岐弄三隻。展縮威權耀古今，髑髏著地光寥廓。

生緣在什麼處？

生緣直出古皇前，佛國魔宮一串穿。慚愧威音與婁至，不知誰後復誰先。

僧問鏡清：「學人啐，請師啄。」清云：「還得活也無？」曰：「若不活，遭人怪笑。」清云：「也是草裏漢。」

江城晝角催行櫂，野店殘燈送客車。撥盡曉煙山骨露，片帆零亂觸雲飛。

頌古(終)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